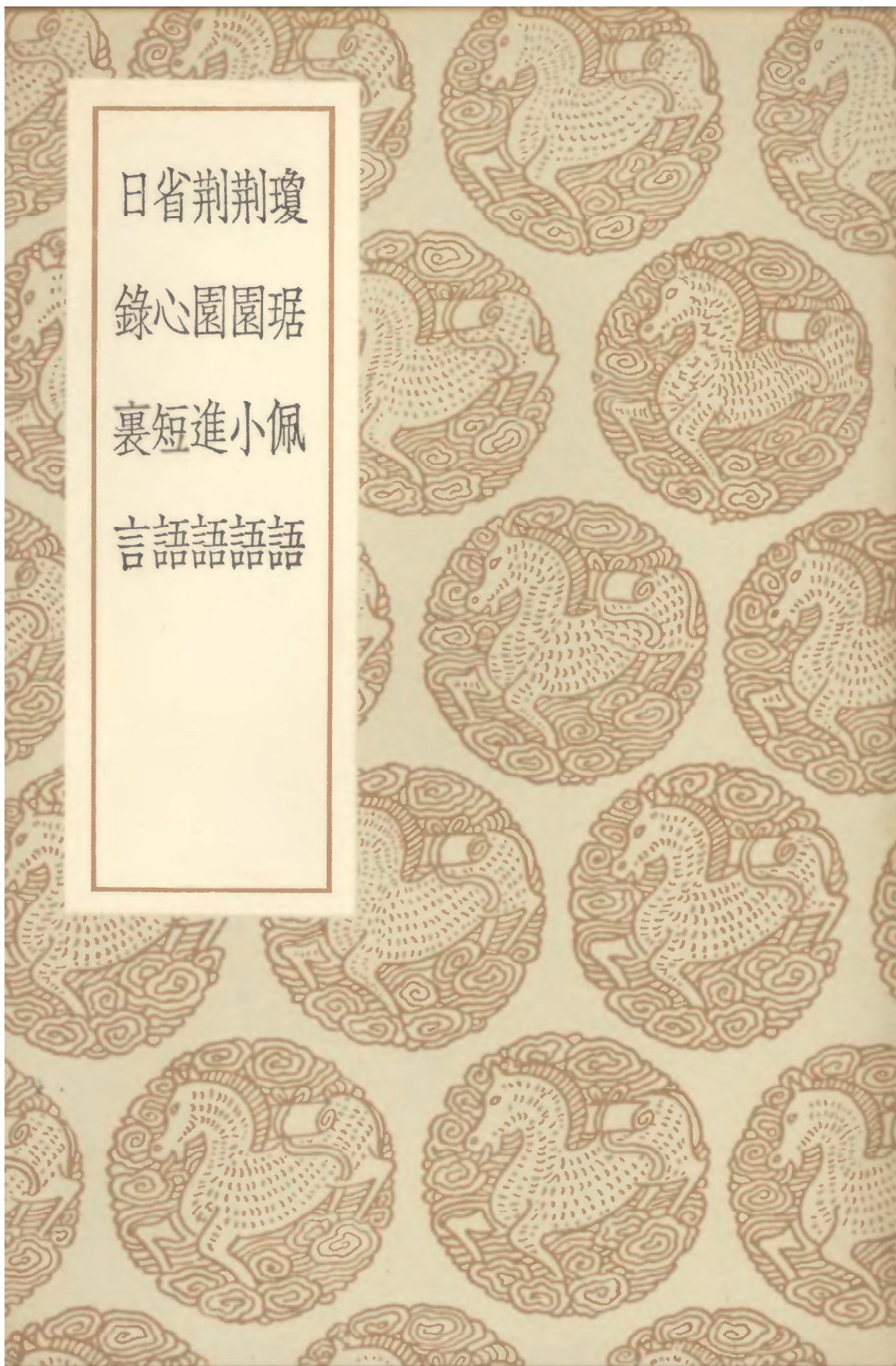


日省荆荆瓊

錄心園園琚

裏短進小佩

言語語語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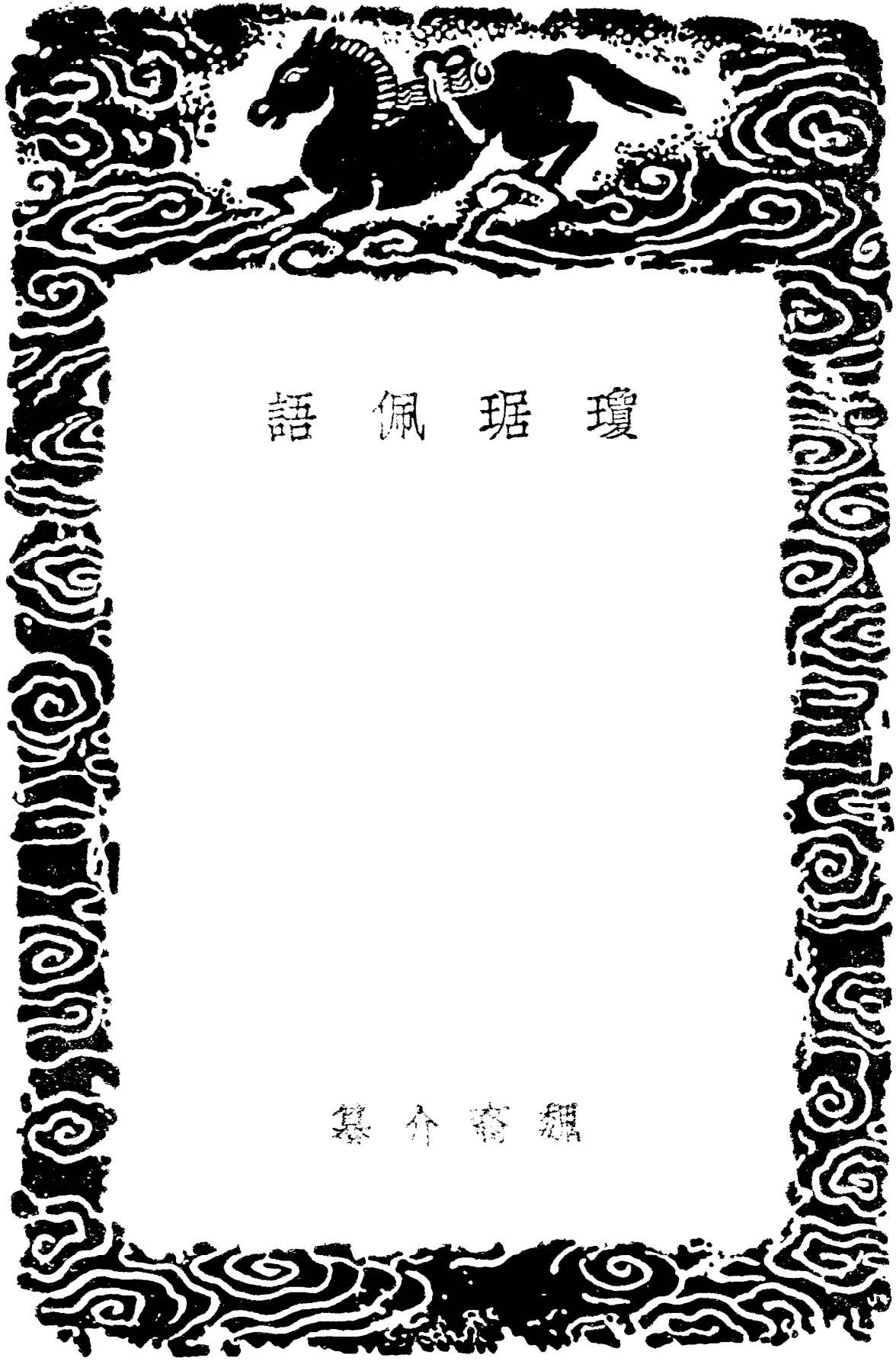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語 佩 琚 瓊

纂 介 卷 類

本館據畿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瓊琚佩語

爲學

一時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韓退之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周濂溪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程明道

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無窮。程伊川

吾道自足，何事旁求。張橫渠

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程明道

心不清，則無以見道；志不確，則無以立功。林和靖

讀書吾得其要，天命之性是也。薛文清

讀書不向自家身心做工夫，雖讀盡天下書無益也。薛文清

開卷卽有與聖賢不相似處，可不勉乎？薛文清

爲學只是學天理人倫，外此便非學。薛文清

清

柏鄉魏齊公貞菴纂

造化無一息之間。人之存心亦當無一息之間。薛文清

論性是學問大本大原。薛文清

纔收斂身心。便是居敬。纔尋思義理。便是窮理。二者交資而不可缺一也。薛文清

自有文籍以來。汗牛充棟之書日益多。要當擇其是而去其非。可也。薛文清

得聖學之真。則知異學之妄。薛文清

聖賢相傳之道。盡性而已。薛文清

周子之幾。超凡之梯。張子之豫。作聖之據。程朱之敬。立身之命。敬以立身。豫以作聖。幾以超凡。吾計始定。

蔡虛齋

趙文肅公曰。少年不學。墮復墮。壯年不學。虧復虧。老年不學。衰復衰。一息不學。謂之忘。一時不學。謂之狂。一日不學。謂之荒。或問何謂學。曰。瞬有存。息有養。仁不可終食違。道不可須臾離。禮樂不可斯須去。望

觀川流。則思道體之無窮。視日陰。則知天行之不息。南牖日箋

君子不能無非心之萌。而旋即去之。故日進於聖賢。小人不能無良心之萌。而旋自昧之。故日近於禽獸。

趙夢白

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閒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黃正夫

量思寬。犯思忍。勞思先。功思讓。坐思下。行思後。名思悔。位思卑。守思終。退思早。玉劍尊聞

天地有萬古。此身難再得。人生只百年。此日最易過。幸生其間者。不可不知有生之樂。亦不可不懷虛生之憂。座右編

太極之祕義。一洙泗之微言。孫鍾元

讀書不獨變化氣質。且能養人精神。蓋義理收攝故也。拈屏語

孟子生而楊墨熄。程朱出而佛老衰。曹厚菴

爲學全在精神。精神不足。未有能成者。精神者。二五之萃。人之本德之與也。愛養精神完固。其學易明易成。研幾錄

修己

制水者必以隄防。制性者必以禮法。林和靖

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張橫渠

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張橫渠

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爲嚴師。張橫渠

動以天爲无妄。程伊川

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張南軒

心本可靜。事觸則動。動之吉爲君子。動之凶爲小人。龜生箋

山勢崇峻。則草木不茂。水勢湍急。則魚鼈不留。觀山水可以觀人矣。薛文清

氣昏物誘者。性之害。識明理勝者。學之功。薛文清

知道則言自簡。薛文清

慎言謹行。是修己第一事。

名節者。道之藩籬。藩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存者。陳白沙

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禍。不自滿者受益。不自是者博聞。景行錄

人之精神。貴藏而用之。苟銜於外。鮮有不敗者。邵子

象以牙而成擒。蚌以珠而見剖。翠以羽而招網。龜以殼而致亡。雉以尾而受羈。鸚以舌而取困。麝以膺而

被獲。犀以角而就烹。金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煎。故勇士死於鋒鏑。智士敗於壅蔽。好水者溺於水。

馳馬者墮於馬。君子慎勿以炫露而招損哉。什類書

寡言者可以杜忌。寡行者可以藏拙。寡智者可以習靜。寡能者可以節勞。省身集要

器虛則注之。滿則覆之。木小則培之。大則伐之。故虛可處。滿不可處也。小可處。大不可處也。何大復

以簡傲爲高。以諂諛爲禮。以刻薄爲聰明。以關葢爲寬大。胥失之矣。省身長語

養得胸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有欲則邪得而入。無欲則邪無自而入。且無欲則所行自簡。又覺胸中

寬平快樂。靜中有無限妙理。薛文清

造化翕聚專一，則發育萬物有力。人心凝靜專一，則窮理作事有力。□□斂愈充擴，愈細密愈廣大，愈深妙愈高明。薛文清

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常自激昂，便不得到墜墮。胡文定

凡人之心，存於有警，而佚於無制。自警編

君子事來而心始見，事去而心隨空。座右編

言行擬古人，則德進。功名付天命，則心閒。報應念子孫，則事平。受享慮疾病，則用儉。座右編

容耐是忍事第一法。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是保身第一法。涵容是處人第一法。置富貴貧賤死生常變於度外，是養心第一法。座右編

造命者天，立名者我。袁了凡

日日知非，日日改過。袁了凡

天下聰明俊秀不少，所以德不加修，業不加廣者，只爲因循二字，擔閣一生。袁了凡

善所當爲，羞譚福報。座右編

顏曾希聖，四勿三省。玉劍尊聞

盡人倫，體天理。朱勉齋

血氣盛則克治難。欲養心者先治其氣。吳元汭先生

戒之爲言最爲入道之首。而進德之先。吳元汭

念頭起處。纔覺向欲路上去。便挽從理路上來。一起便覺。一覺便轉。榮根談

節義傲青雲。文章高白雪。若不以德性陶鎔之。終爲血氣之私。技能之末。榮根談

惇倫

父善教子者。教於孩提。君善責臣者。責於冗賤。蓋嗜欲可以奪孝。富貴可以奪忠。林和靖

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則無往而不孝。以保富貴之心事君。則無往而不忠。林和靖

以忠孝遺子孫者。昌。林和靖

嘗思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有多少不盡分處。程明道

爲家以正倫理。別內外。爲本尊祖睦族爲先。以勉學修身爲要。樹藝牧畜爲常。守以節儉。行以慈讓。足已

而濟人。習禮而畏法。可以寡過。可以靜攝。可以成德。遵生機

孝友德行第一事。故曰行仁之本。張仲以孝友入佐天子。君陳以孝友出尹東都。大舜以孝友爲天子。鄭

淡泉

凡爲子孫計者。當戒以忿怒致爭。忿怒致爭。其初甚微。其禍甚大。語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此之謂也。性猶火也。方發之初。滅之甚易。旣炎。則焚山燎原。不可撲滅。若人屢相凌逼。當理遣之。遜避之。王

氏家訓

狄梁公以一身繫唐宗社之重。賢者識其心。自白雲一念中來。故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陳白沙

易基乾坤詩始關雎。夫婦之際。人道莫重焉。周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有太姜、太妊、太姒、邑姜爲配。周之子孫獨盛於夏商。世祚亦最永。豈惟帝王。古今世家亦多繇母德之賢。故婚配不可不慎。集語要

常觀孝弟之風。多敦於貧賤之族。而衰於富貴之家。蓋貧賤之族。骨肉相愛之情真也。富貴之家。勢利爭奪之私勝也。東谷贅言

聞君子議論。如啜苦茗。森嚴之後。甘芳溢頰。聞小人諂笑。如嚼糖冰。爽美之後。寒沍凝腹。樵談

家人有過。不宜暴揚。不宜輕棄。此事難言。借他事隱諷之。今日不悟。俟來日正警之。如春風解凍。如和氣消寒。纔是家庭的型範。菜根談

政術

親履艱難者。知下情。備經險易者。達物僞。張衡

用不節財。何以豐民。不蘇國。何以安民。林和靖

邪正者。治亂之本。賞罰者。治亂之具。舉正錯邪。賞善罰惡。未有不治者。邪正相雜。賞罰不當。求治難矣。林和靖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程明道

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程明道

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程明道

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程明道

欲當大事須是篤實。程明道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程伊川

風俗天下之大事。廉恥士人之美節。爲政者當以扶綱常、正名分、重道義爲第一。司馬溫公

放億萬之羽毛。未若消兵以全赤子。飯無數之緇褐。不如散廩以活饑民。周宣歌澤鴈。孟子諷野殍。言窮

民之當恤也。蘇東坡

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劉伯溫

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夏忠靖

言忠信行篤敬。天德也不傷財。不害民。王道也。梁石門

三綱五常禮樂之本。萬世之原。薛文清

自古有天下者。觀其所用之人。則政事可知矣。薛文清

爲政以愛人爲本。薛文清

聖人治天下公而已。薛文清

法者禮樂刑政是也。薛文清

天人一理。故致乖致和。無不感通。薛文清

舉四海九州生民之氣。既和。則自足以感陰陽之和。舉四海九州生民之氣。既乖。則亦足以感陰陽之異。

此理之必然也。薛文清

禹貢紀山川。而不紀風俗。紀物產。而不紀人才。風俗人才。由乎上之教化也。升菴瑣語

平準書譏橫斂之臣。貨殖傳譏好貨之君。太史公之旨懿哉。升菴瑣語

中才皆可用之才。不必求備。平易有近民之實。不必務奇。治有端緒。不必責效於旦夕之間。事可包荒。不

必刻意於淵魚之察。石文介

席地古禮也。今也嚴肉刑。古政也。今也仁。弇州劄記

圖治之道。察於事。則愈察而愈細。研於理。則愈研而愈精。文文起

國家之用才。猶農家之積粟。粟積於豐年。乃可以濟饑。才儲於平時。乃可以濟事。玉劍尊聞

風俗奢侈。所關不小。如古今階亂者。在太平富庶之後。其反治者。乃於國亂民貧得之。懷然錄

兵貴精。不貴多。兵不用命。上無節制故也。毛伯溫

爲國欲致昇平。必厚風俗。欲厚風俗。必正士習。欲正士習。必重師儒。此成周來已試之效也。錢陰劄記

教化衰。則風俗日壞。斂財急。則民生日困。集語要

成周六善以廉爲首。當官三事。厥重惟清。穀貽錄

陰。小人也。陽。君子也。進君子而退小人。變理之能事畢矣。魏環極庸言

敬畏

恐懼者。修身之本。事前而恐懼。則畏。畏可以免禍。事後而恐懼。則悔。悔可以改過。夫知者以畏消悔。愚者無所畏而不知悔。故知者保身。愚者殺身。大哉所謂恐懼也。林和靖

坐密室如通衢。馭寸心如六馬。可以免過。林和靖

敬勝百邪。程明道

敬只是主一也。程伊川

學者常提醒此心。如日之升。羣邪自息。朱文公

心存焉。則謂之敬。呂東萊

善保家者戒興訟。善保國者戒用兵。訟不可長。訟長。雖富家必敝。兵不可久。兵久。雖大國必誦。胡文定

羅竹谷著畏說曰。天子且有所畏。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孰謂士大夫而可不知所畏乎。聖人且有所

畏。魯論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孰謂學者而可不知所畏乎。苟內不畏父兄之言。外不畏師友

之議。仰不畏天。俯不畏人。猖狂妄行。恣其所欲。吾懼其入於小人之歸也。鶴林玉露

君子之立身立言。不可不慎。稱楊伯起者。以其辭暮夜之金也。薄楊子雲者。以其獻美新之文也。東谷

欲爲君子，非積行累善，莫之能致。一念私邪，立見爲小人。故曰：終身爲善不足，一日爲惡有餘。資退錄

聖賢成大事者，皆從戰戰兢兢之心來。薛文清

萬事敬則吉，怠則凶。薛文清

易搖而難定，易昏而難明者，人心也。惟主敬則定而明。薛文清

在暗室屋漏中，常恐得罪天地鬼神。袁了凡

勤儉

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寅。座右編

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必受其饑。一婦不蠶，必受其寒。是勤可免饑寒也。農民晝則力作，夜則頽然甘寢，非心淫念無從而生。是勤可遠患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是勤可致壽考也。故大禹必惜寸陰。鶴林玉露

儉於聽，可以養虛。儉於視，可以養神。儉於言，可以養氣。儉於門閭，可無盜賊。儉於嬪嬙，可保壽命。儉於心，可出生死。是知儉爲萬化之柄。譚子

有保一器畢生不墮者，有掛一裘十年不敝者，斯人也可以司粟帛，可以親百姓，可以掌符璽，可以卽清靜之道。譚子

生財不如節財。省用方能足用。王十朋理鬻策

不厚費者不多營。不妄用者不過取。穀胎錄

走江湖不如樂田園。鍊丹砂不如惜五穀。結權貴不如樂妻孥。奉仙佛不如歆祖考。秋濤

攝生

水之有源。其流必遠。木之有根。其葉必茂。屋之有基。其柱必正。人之有精。其命必長。抱朴子

多言則背道。多慾則傷生。林和靖

聲色者。敗德之具。林和靖

寡言省謗。寡欲保身。林和靖

廣積聚者。遺子孫以禍害。多聲色者。殘性命以斧斤。林和靖

口腹不節。致疾之因。念慮不正。殺身之本。林和靖

吾嘗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慾。定心氣。如斯而已矣。程明道

天下同知畏有形之寇。而不知畏無形之寇。欲之寇人。甚於兵革。禮之衛人。甚於城郭。呂東萊

精神不運則愚。氣血不運則病。陸象山

治身養性者。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在已者得。而邪氣無由入。辛文子

萬般補養皆虛偽。惟有操心是要規。許魯齋

人之將疾也。必先酒色之好。國之將亡也。必惡直諫之言。辛文子

耳目淫於聲色。五臟動搖而安定。血氣逸蕩而不休。精神馳騁而不守。禍之來如邱山。無由識之矣。辛文子

持守正念之法。如執玉。如捧盈。戰戰兢兢。惟恐失墜。脈望

人身未嘗有疾也。疾之生。必有致之之由。誠能預謹於飲食嗜欲之際。而慎察於喜怒哀樂之間。以固其

元氣。而調其榮衛。使寒暑燥濕之毒。不能奸其中。雖微藥石。固不害其爲壽。方遜志

形勞而不休。則蔽精用而不已。則竭。莊子

攝生之道。大忌嗔怒。百醫世編

勿以妄想戕真心。勿以客氣傷元氣。康齋日記

衰病多事。如著敝絮入荊棘中。觸處挂闕。簡緣習靜。如排沙尋金。往往見寶。集語要

常沈靜。則含蓄義理深。而應事有力。故厚重靜定寬緩。乃進德之基。亦養壽之要。薛文清

只寡慾便無事。無事心便澄然矣。薛文清

迷於利欲者。如醉酒之人。人不堪其醜。而已不覺也。薛文清

生死路窄。只在寡欲與否。吳忠節公

絕飲酒。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嗜慾。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眠睡。則神自澄。王陽明

夫天有元氣焉。善養生者養此而已矣。善固國者固此而已矣。元氣者何。仁也。蘇陰劄記

安靜可以養福。座右編

人常想病時。則塵心自滅。人常想死時。則道念自生。風流得意之事一過。輒生悲涼。清真寂寞之境愈久。

轉有滋味。崇修指要

人之精神有限。過用則竭。座右編

慾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勝之。座右編

地上有門曰禍門。而作惡者自投之。地下有門曰鬼門。而好色者自趨之。此二門者。皆一入而不出者也。

座右編

服金石酷烈之藥。必致損命。卽坐功服氣。往往損人。人能清心寡慾。自然血氣和平。卻疾多壽。申覺盟荊園小語

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人惟起居飲食日順其常。福莫大焉。樂善錄

接物

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巔。魚鼈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之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

辱安從生乎。曾子

處事速不如思。便不如當。用意不如平心。張無垢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卻須泰然處之。程伊川

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程明道

惟正足以服人。薛文清

深以刻薄爲戒。每事當存忠厚。薛文清

事來不問小大。卽當揆之以義。薛文清

但當循理。不可使氣。薛文清

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所以良田每敗於邪徑。黃金多鑠於衆口。

投杼且疑於三疑。市虎亦成於三人。青蠅簧鼓。無世無之。是以君子貴先覺也。穀貽錄

泛交不如寡交。多求不如慎守。遵生箋

慮事周密。處心泰然。南牖日箋

罪莫大於淫。禍莫大於貪。咎莫大於僭。此三者。禍之車。南牖日箋

石生玉。反相剝。木生蟲。還自食。人生事。還自賊。好事者未嘗不敗。爭利者未嘗不窮。辛文子

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礙心之虛。南牖日箋

道心只在人心。應感上磨練。天理只在人事。變態中體貼。南牖日箋

說人之短。乃護己之短。誇己之長。乃忌人之長。皆由存心不厚。識量太狹耳。能去此弊。可以進德。可以遠

怨。省身集要

君子不迫人於險。當人危急之時。操縱在我。寬一分。則彼受一分之惠。若掘之不已。烏窮則攫。獸窮則搏。

反噬之禍將不可救。脈望

覺人之詐。不形於言。受人之侮。不動於色。此中有無窮意味。拈屏語

市私恩不如挾公議。結新知不如敦舊好。立榮名不如種隱德。尚奇節不如謹庸言。榮根談

君子不以己之長露人之短。天地間長短不齊。物之情也。必欲炫己之長。露人之短。跬步成讐矣。言人之

短者謂種禍筆囑

出處

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容齋隨筆

講學論政。當切切詢人。若夫去就語默。如人飲食。寒溫必自斟酌。不可詢人。亦非人所能決也。胡安國

與其得罪於百姓。不如得罪於上官。吳其

與其進而負於君。不若退而合於道。李衡

聖賢處世。出有出的道理。處有處的道理。盡得道理。出也好。處也好。今人志於富貴功名。所以見的處不

如出也。座右編

亂世之名。以少取爲貴。座右編

自古豪傑之士。立業建功。定變弭難。以無所爲而爲者爲高。若范蠡霸越。而扁舟五湖。魯仲連下聊城。而辭千金之謝。卻帝秦。而逃上爵之封。張子房顛羸蹶項。而飄然從赤松子遊。皆高出秦漢人物之上。鶴林

玉露

進將有爲。退必自修。君子出處。惟此二事。薛文清

修德行義之外。當一聽於天。若計較利達。日夜思慮萬端。而所思慮者。又未必遂。徒自勞擾。祇見其不知命也。薛文清

德業常看勝我者。則愧恥自增。爵祿常看不及我者。則怨尤自息。人倫要鑑
仕宦居鄉。百凡炫耀。所謂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也。文雅社約

人品

外重者內輕。故保富貴而喪名節。內重者外輕。故守道德而樂貧賤。林和靖
忠信廉潔。立身之本。非釣名之具也。林和靖

君子所貴。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程伊川
甯可忍餓而死。不可苟利而生。宋潛溪

取與是一大節。其義不可不明。薛文清
名節至大。不可妄交非類。薛文清

願爲眞士夫。不願爲假道學。邵文莊

視屋漏如明廷。對妻孥如大賓。玉劍尊聞

財散可來。名辱不復。玉劍尊聞

居鄉勿爲鄉愿。居官勿爲鄙夫。高子遺書

名節之於人。不金帛而富。不軒冕而貴。士無名節。猶女不貞。雖有他美。亦不足贖。故前輩謂爵祿易得。名

節難保。官箴集要

不學之謂貧。無成之謂賤。心死之謂夭。失身之謂無後。弇州劄記

爲人如構室。先須根基堅固。始可承載。忠誠敦厚人之根基也。雷鳩子

只這主張形骸的一點良心。常然靜定。便是超凡入聖。集語要

見人有得意事。便當生忻喜心。見人有失意事。便當生憐憫心。皆自己真實受用處。忌成樂敗。何預人事。

自壞心術耳。座右編

詩書乃聖人之供案。妻妾乃屋漏之史官。座右編

世人若不求利。卽無害。若不求福。卽無禍。座右編

人能不以衣食自累。而讀書厚自隄防。則置身潔白。而與聖賢同歸矣。座右編



荆園小語

申涵光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借月山房彙鈔澤古齋重
鈔畿輔叢書皆收有此書
三書多寡相同畿輔多序
一篇故據以排印

荆園小語序

小語者。申子梟盟之所著也。夫語豈有大小哉。語期於當理而已矣。理豈有大小哉。灑掃應對。卽精義入神之事。鄉黨一篇。記聖人衣服飲食揖讓寢處。而聖人之精神面目。合盤托出。卽曾子所稱江漢以濯。秋陽以暴。子貢有若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宰我賢於堯舜。夫豈有加於此哉。理固無小大也。梟盟生平極力自淑。以淑其兩弟。今兩弟皆自立。而梟盟之苦心積慮。閱歷深而動忍熟。荆園一編。雖小語。實至語也。語不從自己心性中經涉歷鍊。而徒爲高遠深微之論。以諛人聽聞。此最學人之所常痛戒也。梟盟益矣。梟盟自言。真理學從五倫作起。大文章自六經分來。噫。此小語云乎哉。八十五叟孫奇逢偶識。

荊園小語序

先端愍公盡節時。舍弟煜年十七。盼方六齡耳。今幸皆成立。頗知讀書循禮法。回思此十五年中。腐心漬血。敢望有今日哉。向閉門不令關一事。漸長不能概廢酬接。恩怨是非。自此始矣。暇中爲道身所閱歷。或耳目有觸。書置座間。久之不覺纍纍。雖老生常談。粗亦有裨世故。量情酌理。務爲得中。惟恭惟嘿。庶幾寡過。予與兩弟交勉之。若夫微而心性。大而倫紀。昔賢所已詳者。不敢復贅。聽山申涵光書於懷忠堂。

荆園小語

永年申涵光著

貧賤時累心少。宜學道。富貴時施予易。宜濟人。若夫貧賤而存濟人之心。富貴而堅學道之志。尤加人一等。

常有小不快事。是好消息。若事事稱心。卽有大不稱心者在其後。知此理可免怨尤。得失有定數。求而不得者多矣。縱求而得。亦是命所應有。安然順受。未必不得。自多營營耳。凡宴會。賓客雜坐。非質疑問難之時。不可講說詩文。自矜博雅。恐不知者愧而恨之。

讀書有不解處。標出以問知者。慎勿輕自改竄。銀根之誤。遺笑千古。

人言果屬有因。深自悔責。返躬無愧。聽之而已。古人云。何以止謗。曰無辨。辨愈力。則謗者愈巧。

小人當遠之。於始一飲一啄。不可與作緣。非不我恨也。汎然若不相識。其恨淺。若愛其才能。或事勢相借。一與親密。後來必成大讎。

結盟是近日惡道。古人不輕交。故交必不負。今訂盟若戲。原未深知。轉眼路人。又何足怪。

勘一利字不破。更講甚理學。

遊大人之門。諂固可恥。傲亦非分。總不如蕭然自遠。

奴僕小過宜寬。若法應扑責。當卽處分。不可憤憤作不了語。恐愚人危懼。致有他端。○卽應責。亦須委人自行鞭扑。易至過當。且暴怒時百脈奮張。先已自損。誤傷肌腕。猶其小也。畏友勝於嚴師。羣遊不如獨坐。

親故有困窘相求。量情量力。曲加周給。不必云借。借則或不能償。在人爲終身負欠。在己後或責望。反失初心。

公門不可輕入。若世誼素交。益當自遠。旣屬同心。必不疑我爲疎傲。或事應面謁。亦不必屏人秘語。恐政有興革。疑我與謀。又恐與我不合者適值。有事疑爲下石。

人生承祖父之遺。衣食無缺。此大幸也。便可讀書守志。不勞經營。若家道素貧。亦有何法。惟勤學立行。爲鄉里所敬重。自有爲之地者。若喪心以求利。人人惡之。是自絕生路矣。書畫古帖。可以寄興。嘉者自當寶惜。若夫設機心。費重賄。則不必矣。

造作譏謠及戲文小說之類。譏諷時事。此大關陰陽。鬼神所不容。凡有所傳聞。當緘口勿言。若驚爲新奇。喜談樂道。不止有傷忠厚。以訛傳訛。或且疑爲我作矣。

凡詩文成集。且勿梓行。一時所是。師友言之不服。久之自悟。未必不汗流浹背也。俟一二年朝夕改訂。復取證於高明。然後授梓。若乘興流布。遍贈親知。及乎悔悟。安能盡人而追之耶。若能不刻。則更高。與其貪而豪舉。不若吝而謹飭。

故人仕宦者。貽書見招。以不赴爲正。或久別懷想。抵署盤桓數日。款款道故。不及他事。切勿在外招搖。妄有關說。一貴一賤。交每不終。未必盡貴人之過也。

奸人難處。迂人亦難處。奸人詐而好名。其行事有酷似君子處。迂人執而不化。其決裂有甚於小人時。我先別其爲何人。而處之之道得矣。

遇人輕我。必是我無可重處。置珠玉于糞土。此妄人耳。不足較。若本是瓦礫。誰肯珍藏。故君子必自反。古書自六經通鑑。性理而外。如左傳。國策。離騷。莊子。史記。漢書。陶杜。王孟。高岑。諸詩。韓柳。歐蘇。諸集。終身讀之不盡。不必別求隱僻。凡書之隱僻。皆非其至者。

責我以過。皆當虛心體察。不必論其人何如。局外之言。往往多中。每有高人過舉。不自覺。而尋常人皆知其非者。此大舜所以察邇言也。卽詩文亦然。贊者未必皆當。若指我之失。卽淺學所論。亦常有理。不可忽也。

人以詩文質我。批駁過直。往往致嫌。若一概從諛。又非古道。嘉者極力贊揚。謬者指其疵病。瑕瑜不掩。常寓鼓舞之意。至誠待人。必不我怨。嘉者逢人稱說。謬者絕口勿言。其人聞之。必自感奮。

作應酬詩文。其害非一。作之既久。流向熟俗一派。遂不可醫。况委囑紛紜。烏能盡應。應者不以爲德。不應則謗毀百端。甚且尊貴人臨之以勢。違則懼禍。從則難堪。不如慎之于始。素無此名。庶幾可免。

愚人指仙佛募化。稱說靈異。以誑鄉俗。或起祠。造經。鑄鐘。施藥。我旣不信。遠之而已。不必面斥其非。恐愚

衆黨護。有時致辱。

世傳作水滸傳者。三世啞。近時淫穢之書。如金瓶梅等。喪心敗德。果報當不止此。每怪友輩極贊此書。謂其摹畫人情。有似史記。果爾。何不直讀史記。反悅其似耶。至家有幼學者。尤不可不慎。

行客以大道爲紆。別尋捷徑。或陷泥淖。或入荆棘。或歧路不知所從。往往尋大道者。反行在前。故務小巧者。多大拙。好小利者。多大害。不如順理直行。步步著實。得則不勞。失亦于心無愧。

人有求于我。如不能應。當直告以故。切莫含糊。致誤乃事。

交財一事最難。雖至親好友。亦須明白。寧可後來相讓。不可起初含糊。俗語云。先明後不爭。至言也。作寄遠人書札。與家書同。當於前夕成之。臨發恩恩。必多遺漏。

他人僮僕遇我。或不恭。如坐不起。騎不下。稱謂不如禮。彼與我無主僕之分。不足較也。若自己僮僕。須時時戒飭之。

順吾意而言者。小人也。急遠之。

有人告我曰。某謗汝。此假我以泄其所憤。勿聽也。若良友借人言以相惕。意在規正。其詞氣自不同。要視其人何如耳。

遠方來歷不明。假託爲術士山人輩。往往大奸竄伏其中。勿與交往。卽窮人欲投靠爲僕婢者。亦不可收。朋友卽甚相得。未有事。事如意者。一言一事之不合。且自含忍。少遲則冰消霧釋。過而不留。不得遂輕嗤。

罵亦不必逢人勸說。恐怒過慮回。無顏再對。又恐他友聞之。各自寒心耳。

好說人陰事及閨門醜惡者。必遭奇禍。

凡事只是古本正傳。一好奇便種種不妥。

先人著述。必確乎可傳者。始付剞劂。不然藏之於家。以存手澤可也。○可傳者。亦不得惜費。致令湮沒。親交中有顯貴者。對人頻言。必招鄙誚。

我有冤苦事。他人問及。始陳顛末。若胸自不平。逢人絮絮不已。聽者雖貌爲咨嗟。其實未嘗入耳。言之何益。

借人書畫。不可損污遺失。閱過卽還。

借書中有譌字。隨以別紙記出。置本條下。

冠履服飾。不必爲崖異。長短寬狹適中者可久。

名勝之地。勿輕題咏。一有不當。遠近傳爲笑端。如昔人所記飛閣流丹。誤爲舟之類。可鑒也。

子弟年少時。勿令事事自如。

宴飲招妓。豈以娛客。醉後潦倒。更致參差。總不如雅集爲善。

責人無已。而每事自寬。是以聖賢望人而愚。不肖自待也。弗思而已。

人之性情。各有所偏。如躁急遲緩。豪華鄙吝之類。吾知而早避之。可以終身無忤。孔子不假蓋於子夏。固

是大聖人作用。

高年而無德。極貧而無所顧惜。兩種人不可與較。

親友見訪。忽有欲言不言之意。此必有不得已事。欲求我而難於啓齒者。我便當虛心先問之。力之所能。不可推諉。

揖讓周旋。雖是儀文。正以觀人之敬忽。宋儒云。未有箕踞而不放肆者。其在少年。尤當斤斤守禮。不得一味真率。

縱與人有相爭。只可就事論事。斷不可揭其祖父之短。揚其閨門之惡。此禍關殺身。非只有傷長厚已也。本富而對人說貧。本穢而對人說清。以人爲可欺耶。方唯唯時。其人已匿笑之矣。誰迫之而必爲此自欺語。

馳馬思墜。撻人思斃。妄費思窮。濫交思累。先事預防之道也。

有聰明而不讀書。有權力而不濟人利物。辜負上天篤厚之意矣。既過而悔。何及耶。

優娼輩好嗤笑人。而敢爲無禮。此自下賤本色。其趨奉不足喜。怠慢不足怒也。

有必不可行之事。不必妄作經營。有必不可勸之人。不必多費唇舌。

真理學從五倫作起。大文章自六經分來。

自謙則人愈服。自誇則人必疑我。恭可以平人之怒氣。我貪必至啓人之爭端。是皆存乎我者也。

幼時見先輩作生辰。多在壯年以後。今童穉而稱觴矣。魏環溪云。是乃母之難日。宜齋心以報親。其說雖是。愚謂親在宜賀。卽如我初生時。親喜而賀。客滿堂也。若父母旣歿以後。是日愈增悲慟。何賀之有。人於平旦不寐時。能不作一毫妄想。可謂智矣。

嗜慾正濃時。能斬斷。怒氣正盛時。能按納。此皆學問得力處。

寄放人家財物。是極無益事。恐萬一失落損壞。彼此作難。苟非義不可辭。斷勿輕諾。早起有無限好處。於夏月尤宜。

冷煖無定。驟煖勿棄綿衣。貴賤何常。驟貴勿捐故友。

弔宜早。賀宜遲。矯時尚也。其實分有親疏。交有厚薄。遲早各有所宜。難拘此例。

勿以人負我而墮爲善之心。當其施德。第自行吾心所不忍耳。未嘗責報也。縱遇險徒。止付一笑。不幸而有兒女之戚。此人生最難忍處。當先鎮定此心。令有把握。不然所傷必多。

人有一事不妥。後來必受此事之累。如器有隙者。必漏也。試留心觀之。知他人則知自己矣。覺人之詐而不說破。待其自愧可也。若夫不知愧之人。又何責焉。

登俎豆之堂而肆入飲博之羣。而莊者未之有也。是以君子慎所入。

正人之言。明知其爲我也。感而未必悅。邪人之言。明知其佞我也。笑而未必怒。於此知從善之難。讎人背後之誹論。皆是供我箴規。蓋尋常親友。當面言旣不盡。背後亦多包荒。惟與我有嫌者。揭我之過。

不遺餘力。我乃得知一向所行之非。反躬自責。則讐者皆恩矣。

凡事要安詳妥帖。俗所云消停作好事也。若急遽苟且。但求早畢。以致物或不堅。事或不妥。從新再作。用力必多。是求省反費。求急反遲矣。

理之所非。卽法之所禁。法所不逮。陰禍隨之。故聖賢之經。帝王之律。鬼神之報。應相爲表裏。

面有點污。人人匿笑。而已不知。有告之者。無不忙忙拭去。若曰點污在我。何與若事。必無此人情。至告以過者。何獨不然。

要自考品行高下。但看所親者何如人。要預知子孫盛衰。但思所行者何等事。

感應篇功過格等書。常在案頭。借以警惕。亦學者制心之一端。若全無實行。而翻刻流布。自欺欺人。何益之有。

好爲誑語者。不止所言不信。人并其事事皆疑之。

閨閣之中。一有所溺。則是非顛倒。家無寧晷矣。

呂新吾先生呻吟語。不可不常看。

人皆狎我。必我無骨。人皆畏我。必我無養。

服金石酷烈之藥。必至殞命。卽坐功服氣。往往致痰損目。人能清心寡慾。無暴怒。無過思。自然血氣和平。卻疾多壽。何爲自速其死哉。

志不同者不必強合。凡勉強之事，必不能久。

輕諾者必寡信。與其不信，不如勿諾。

見人耳語，不可竊聽。恐所言之事，其人避我，又恐正值議我短長，聞之未免動意。且使其人慚愧無地，自容矣。

有一藝，便受一藝之累。如書畫圖章，初有人求甚喜，求者益多，漸生厭苦。故曰：道高日尊，技精日勞。惟學書是正事，其餘作無益，害有益，皆所當戒。而畫爲甚。

有怨於人，小者含容之，果義不可忍。聖人自有以直報怨之道。若夫挑訟匿訐，雖公亦私。鬼神矚之，必有陰譴。

將欲論人短長，先顧自己何若。

先輩云：作詩有妨舉業。吾見作舉業人，閉戶不關一事者常少，事事皆作，而獨歸咎於詩。所以少年多不服，只是以舉業爲正事，而餘力及詩，詩必不工。反是舉業有妨作詩矣。自忖不能卻去舉業者，詩且不作亦可。

見人作不義事，須勸止之。知而不勸，勸而不力，使友過遂成，亦我之咎也。

赴酌勿太遲。衆賓皆至而獨候我，則厭者不獨主人，足恭者必中薄，面諛者必背非。

凡輕薄少年衣飾華美。語言詭譎者。不可收爲僮僕。

句欄北里之遊。不但有關行止。此輩不潔者。十人而九。一染其毒。往往毀傷面目。或至喪生。卽幸而無事。永絕生育。人人憎嫌。不與同坐共食。可不慎哉。

良友書札。必須珍藏。暇中展玩。以當晤對。

子弟考試。不必預爲請託。戰勝固自可喜。不售亦堪激發。常有代爲作弊以求倖者。導之以不肖。欲其賢焉。難矣。

有必不可已之事。使須早作。日捱一日。未必後日之能如今日也。

出息稱貸。往往致貧。不得已而有此。寧速賣田產器物以償之。若負累既久。出息愈多。前之田產器物。惜不忍棄者。至此棄之。亦不足矣。往見吾鄉有家本豐富。故時時取債以博貧名。而人卒不信。尤可笑也。若親知那借。尤當急償。寧出息者。且留在後。

卜居當在僻壤繁富之地。人情必澆。

世說新語多雋永有致。凡書札及作詩常引用。不可不知。若沈酣太過。詩文流向小品一派矣。

居心不淨。動輒疑人。人自無心。我徒煩擾。

遇有疑難事。但據理直行。得失俱可無愧。凡問卜、討籤、乞夢。皆甚渺茫。驗與不驗參半。不可恃也。

積書太盛。往往有水火諸厄。蓋爲造化所忌耳。五車萬卷。富貴家侈爲豪舉。其實世間應有之書。亦自有

限。不必定以多積求名也。

平時強項好直言者。卽患難時不肯負我之人。輒熟一輩。掉背去之。或且下石焉。

人生學隨時進。如春花秋實。自有節次。少年時志要果銳。氣要發揚。但不越於禮足矣。不必收斂太早。如迂腐寂寞。譬如春行秋令。亦是不祥。

物之不常見者皆妖。吾見產芝及并蒂蓮者。俱隨有凶事。不幸而有益。當恐懼自修。勿矜爲瑞。

天文術數之書。律有明禁。然習之本亦無益。不精則可笑。精則可危。甚且不精而冒精之名。致禍生意外者多矣。

久利之事勿爲。衆爭之地勿往。物極則反。害將及矣。

驟貴而行事如常者。其福必遠。舉動乖張。喜怒失緒。其道不終日。

量窄者不必強虐。以酒或醉而留臥。須令老成人護視。袁梧坡所記。客醉誤飲瓶中旱蓮花水。因而致斃。吾北方冬夜火坑。煤毒更烈。不可漫視。如醉後欲歸。亦遣人送付其家。

該作道學事。不必習道學腔。

貧賤時眼中不著富貴。他日得志必不驕。富貴時意中不忘貧賤。一旦退休必不怨。靜坐自無妄爲。讀書卽是立德。

可以一出而振人之厄。一言而解人之紛。此亦不必過爲退避也。但因以爲利。則市道矣。

絕葷是難事。亦且不必。不食牛馬。不特殺。似爲得中。

吾鄉風俗最爲朴陋。二十餘年前。宴會俱用碟子。後變而爲碗爲盤。今碗製日大。較碟子其費數十倍。暴殄天物。不祥莫大焉。飽後腥濁滿前。恨不持去。而主人拘例。其來未已。皆舉手略嘗。放箸拱坐。求歡得苦。甚無謂也。近孫鍾元先生定爲六器。同志中頗有遵行者。除遠客新親。不在此例。尋常往來。醉飽而已。向人說貧。人必不信。徒增嗤笑耳。且人卽我信。何救於貧。嘵嘵者可厭也。

少時鬱鬱不樂。自亦不解何故。以今思之。只是妄想爲擾耳。富貴本無窮盡。登一級復有一級在前。隨時安分。便是安樂法。

交遊太廣。不止無益。往往多生是非。古人云。有一人知可以不恨。以明知己之難也。逢人班荆。到處投轄。然則知己若是其多乎。不過聲氣浮慕。共爲豪舉耳。一事不如意。怨謗薰起。不如閉戶擇交。自然得力。書有重本。以贈貧交之有志者。束諸高閣何用。

諛人而使人不覺。此奸之尤者。所當急遠。

佛經道藏。未必不精。只是本等書讀不盡。無暇及此。

遇修橋梁道路。可量力出貲。我往來經此。何得坐享其成。卽令徒便他人。亦是義舉。

如立神祠梵宇。勿爲首事。凡首事衆怨所藪也。然衆皆樂爲。我卽非所崇信。亦不必自異。於禮無傷。隨俗而已。

用過術士藝人以及梨園之屬。量力酬給。切不可札薦他所。我之所苦。豈可及人。欲令此輩感德。反不顧親知見怨。可謂輕重失倫矣。

詩餘不可置案頭。常看使人骨靡。初學尤甚。

冶遊之場。如放燈、迎春、賽神等。男女沓雜。瞻視宜莊。若指顧輕狂。易至招侮。子弟有欲往者。須同良友。或命老僕相隨。

不服一人。與逢人便服者。皆妄人也。

風水之說有之乎。曰。有之。興隆之家。必據勝地。其初不必有所擇也。常見人既富貴。廣延地師。移居遷葬。而家道反不如前。蓋福至則得吉壤。衰至則入凶地。人自修德以迓福耳。堪輿之權。烏能奪造化哉。

凡權要人聲勢赫然時。我不可犯其鋒。亦不可與之狎。敬而遠之。全身全名之道也。

齋名因以爲號。如晦庵、致堂之類。自宋已然。今有無齋而名。且不一其名者。總亦多事。無已則取字義典古。用以自箴足矣。卽圖章採用成句。亦須雅正者。勿爲大方所笑。

戲而不謔。詩人所稱。終日正襟莊語。卽聖賢亦未必然。風流善謔。可以解頤。切勿互相譏誚。因戲成嫌。每讀一書。且將他書藏過。讀畢再換。其心始專。

學問以先入爲主。故立志欲高。如文必秦漢。字必鍾王。詩必盛唐之類。骨氣已成。然後順流而下。自能成家。若入手便學近代。欲逆流而上。難矣。

官糧必早輸納。每歲所入。先除此一項。餘者乃以他用。

橫逆之來。正以徵平日涵養。若勃不可制。與不讀書人何異。

凡親友借用車馬器物。不可吝惜。然借者又須加意照管。勿令損壞。萬一損壞。急與修製完好。切勿朦朧送還。

語云。閑居耐俗漢。亦是無可奈何處。尋常親故往來。安得皆勝侶。以禮進退。勿蹈浮薄。

人言某負恩。某不義氣。某不平。則爲援引一二嘉事。以爲解曰。據伊平日所爲。尙在道理。今豈遂然耶。或出無心。或有何事。正急不暇檢點。或疾病醉飽。喜怒失常。尋自悔矣。愬者雖怒。必少平。若因其愬我。我遂述於我。亦曾有負恩不義之事。則其人之過愈實。嫌隙遂成。誰使之歟。

聞人之善而疑。聞人之惡而信。其人生平必有惡而無善。故不知世間復有作善之人也。若夫造作傳會。以誣善良。鬼神必殛之。

盛怒極喜時。性情改常。遇有所行。須一商之有識者。不然。悔隨之矣。

說探頭話。往往結果不來。不如作後再說。

貌像不論好醜。終日讀書靜坐。便有一種道氣可親。卽一嚬一笑。亦覺有致。若恣肆失學。行同市井。縱美如冠玉。但覺面目可憎耳。

僕輩搬弄是非。往往骨肉知交。致傷和氣。有嘗試者。直叱之。使勿言。後不復來矣。

不孝不弟人。不可與爲友。少時一同學子。頗有才華。而門內無行。先君甚不悅。曰。彼至親且薄。況他人乎。未幾果爲所螫。幾及於禍。可鑒也。

技藝中。惟彈琴可理性情。兼一人閉戶。陶然已足。至圍棋陸博。必須兩人對局。勝者色矜。負者氣晦。本欲博歡。何苦反致忿忿。若夫佯貧以媚尊顯。設穽以賺財利。則人品隨之矣。

人有晚節不終者。非是兩截。蓋本色纔露耳。故恭不誠則爲大機械。和不誠則爲真鄉愿。儉雖美德。然太儉則慳。自度所處之地。如應享用十分者。只享用七八分。留不盡之意。以養福可也。慳吝太甚。自是田舍翁舉動。鄙而愚矣。

經一番挫折。長一番識見。多一分享用。減一分志氣。

行天下而後知天下之大也。我不可以自恃。行天下而後知天下之小也。我亦不可以自餒。小人固當遠。然亦不可顯爲讎敵。君子固當親。然亦不可曲爲附和。

濫用者必苟得。揮金如土而欲其一介不取。勢不能也。

尊先王之訓。必須守時王之法。我夫子殷人。而曰吾從周。生于周。則然也。生今反古。固有明戒。梨園一輩。蠹俗耗財。法所宜禁。然相沿既久。富貴家大事吉筵。以此爲重。亦難驟革。但萬萬不可自蓄蕩心敗德。壞閨門。誘子弟。得罪親友。其弊無窮。况日所見者。總此數人。總此數劇。豈不厭耶。鄰有喪。家不可快飲高歌。對新喪人。不可劇譚大笑。

子弟僮僕有與人相爭者。只可自行戒飭。不可加怒別人。

恭而無禮。遇君子固所深惡。卽小人亦未嘗不非笑之。枉自卑諂耳。

勸人息爭者。君子也。激人起事者。小人也。

三姑六婆。勿令入門。古人戒之嚴矣。蓋此輩或稱募化。或賣簪珥。或爲媒妁。或治疾病。端一傳播各家新聞。以悅婦女。暗中盜哄財物。尙是小事。常有誘爲不端。魔魅刁拐。種種非一。萬勿令得往來。至於娼妓出入臥房。尤爲不可。

凡人氣質各有偏處。自知其偏而矯制之。久則自然。所以宋儒以變化氣質爲學問急務也。

兄弟分居。是人生最不忍言之事。然亦多有勢不得不然者。如食指漸繁。人事漸廣。各有親戚交游。各人好尚不一。統于一人。恐難稱衆意。各行其志。又事無條理。况妯娌和睦者少。米鹽口語。易致參差。自度一家中人人能學古人同居。固是美事。如其不然。反不如分爨爲妥。果能友愛。正不關此。勉強聯絡。久必乖戾。

神該敬。不該諂。諂則瀆。是大不敬矣。定爲正神所吐。

遇詭詐人。變幻百端。不可測度。吾一以至誠待之。彼術自窮。

巧人得福固多。得禍亦不少。拙者循理安分。似無大福。然亦不至有大禍。

處怨易。處恩難。怨只包含便了。受人之恩。何時報稱。是以君子不輕受恩也。

作善豈非好事。然一有好名之心。卽招謗招禍之道也。

好便宜者不可與共財。多狐疑者不可與共事。

凡應人接物。胸中要有分曉。外面須存渾厚。

君子三戒。亦就大概言之耳。若夫少而好得。鑽營必力。百行俱怠。老而好色。爲害益烈。醜態更多。看來好鬪之人甚少。卽有鬪者。非爲色卽爲得耳。大約多是爲得者。

言動文雅。須要自然。若過作身分。妄自矜莊。反不如本色家常。不招非笑。

有一善逢人賣弄。有一惡到處遮飾。此是良心不昧處。至于行事則反之。何哉。

翻人書籍。塗人書案。折損人花木。皆極招厭之事。而私窺人笥篋中字跡。尤爲不可。

隱惡揚善。於他人且然。自己子弟。稍稍失歡。便逢人告訴。又加增飾。使子弟遂成不肖之名。於心忍乎。僕婢初來宜嚴。若一縱則後必難管。

婦女臺前看戲。車轎雜于衆男子中。成何風俗。且優人科譚。無所不至。可令閨中女聞見耶。

凡慢神褻天之人。必有禍。非果天神怒加之禍也。彼於天神且不敬。則無處不放恣。可知故有得禍之理。人有輕于稱貸。雖重息亦欣然者。非流蕩不知事人。卽預存不償之心。斷斷勿予。

常有小病則慎疾。常親小勞則身健。恃壯者一病必危。過懶者久閒愈懦。

閒中宜看醫書。遇有病人。縱不敢立方製藥。亦能定衆說之是非。勝於茫然不知付諸庸醫者矣。

人生不論貴賤。一日有一日合作之事。若飽食暖衣。無所事事。那得有好結果。人品要兼文行。文人無行。固不足取。若村野農夫。儘有朴實者。遂謂之賢。焉可乎。夫子教弟子。亦曰則以學文。蓋以行爲本。而文亦不可少者。

行一件好事。心中泰然。行一件歹事。衾影抱愧。卽此是天堂地獄。非望之福。禍必繼之。急當恐懼修省。多行善事。若一驕則不可救矣。

和睦勸儉者家必隆。乖戾驕奢者家必敗。此理如操券斷斷不爽。且驗之甚速。花木禽魚。皆足以陶情適趣。宣滯節勞。若貪戀太甚。反多一累。花木擇土宜者。遠方異種。費財費力。而易壞無庸也。

賭真市井事。而士大夫往往好之。至近日馬弔牌。始於南中。漸延都下。窮日累夜。紛然若狂。問之皆云極有趣。吾第見廢時失事。勞精耗財。每一場畢。冒冒然目昏體憊。不知其趣安在也。

受諫是難事。每見朋友以過失相規者。當面唯唯。轉面卽向人曰。伊道我某事不是。伊不常亦作某事乎。不思此友面諍。自是好意。我奈何背計其過以相抵。且旣知其所爲未當矣。我便宜取以爲鑒。反又效之。何耶。

庭聯用自警誠。附記于後。

貧非省事無奇策。老忌多思罷苦吟。

性愛幽閒。幸門外漸無剝啄。老期學道。愧人前依舊疎狂。

學古之志未衰。每日必擁書早起。干世之心久絕。無夕不把酒高吟。

并謝筆墨之緣。捫心更無別事。未遂烟霞之志。閉門聊作深山。心戚戚以何爲。勉效及時之樂。老冉冉其將至。常防在得之譏。就筋力未衰。尙可讀書而寡過。幸家門再振。敢忘積德以承先。到眼都是好人。說甚黃虞叔季。閉戶居然淨土。那分城郭山林。

年屆知非。第恐童心未改。學期見道。莫言聖域難窺。

義利辨以小心。須嚴一介。是非起于多口。務謹三緘。

念于世何功。飽食煖衣。已叨造化深仁。敢云富貴未及。愧在家爲長。讀書學道。勿玷先人遺訓。庶令弟姪可宗。

器大自有容。何必過分涇渭。語多則易失。總之勿涉雌黃。

小語本藏家塾。諸長者見之。以爲有益幼學。遂爲傳布。近蕭太翁又刻諸閩中。或亦持身接物之道。不無小補歟。因加訂證。再付剞劂。人生晚節爲尤難。予是年五十有五。頭顱日老。德不加修。甚可愧也。是編朝夕自考。用佐警惕。庶幾晚年寡過云爾。豈敢自負知途。儼然曰幼學司南哉。康熙癸丑日長至。涵光識。



荆園進語

申涵光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借月山房彙鈔澤古齋重
鈔畿輔叢書皆收有此書
三書多寡相同畿輔多序
一篇故據以排印

荆園進語序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不息者，進進不已之謂也。是以古賢豪之士，立言、立事、立節、立德，莫不各推其進進之功，以表見於當時，聲施於後世，而道德多成於晚年。漢、隋、唐、宋、元、明諸儒，大略可攷已。吾乃今讀鳧盟申先生進語，而深有感也。申氏閩閩世家，先生端愍公冢嫡，方成童時，卽恥貴介之習，岸然以古人自期，長而爲文制藝，以史註經，卽事明理，古文遡韓、柳、歐、蘇，而進奪史、遷之席，詩本諸性情，形爲歌咏，出入晉、魏、唐、宋諸名家，直接三百篇之遺響，而超明七子之上。海內皆知先生之進於詩文也。及時變代更，端愍忠節旌表，於是慨然有遺世棄物，高尚其事之志。是又進於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迨世不可棄，物不可遺，乃本其身經心得之餘，著爲接物處事之則。荆園小語一書，以之持身，以之教家，以之垂訓天下後世，不越人倫日用之常，而備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之法。是雖未及於得位行道，而孝友施於有政，其進於功業者大矣。至於晚年，超然覺名迹之累，憬然悟性命之真，篤意躬行實踐之事，力用省察克治之功，或因耳目睹記而發其真是，或因經史傳聞而抒其新得，要以明其志之所期，據其學之所至，日新又新，此進語之所以成也。進語者，進於小語也。顧自量精力尙強，祈更有進，未遽問世而大限告終，此書乃出，使天復假數年之算，其進甯可量乎？若先生者，庶幾乎自彊不息者矣。嗚呼！錫與先生生同地，少同遊，長同社，老託婚姻，其文章氣節功業之日進，固皆耳而目之，獨宦遊三十載，學業荒落，

晚年歸里。方期日侍左右。砥礪觀感。不至老而廢弛。而詎意先錫歸。一月前竟長逝耶。捧讀進語。能不悲思乎。是爲序。同學眷弟冀如錫頓首拜撰。

荆園進語

永年申涵光著

繇博文而約禮。繇下學而上達。是孔門一定之階級。終身馳騫於語言文字。是爲口耳之學。固屬無用。若吐棄一切。返照觀心。古今安有如是躡等欲速之法。徒自欺以欺人耳。

主頓悟之說者。嘗舉欲仁仁至之語爲證。不知此第言仁心不泯耳。若實實爲仁。尙有無數階級在。如人一想京師。京師便在眼前。若實實到京。必須束裝策騎。早行夜宿。受許多辛苦而後至也。

君子與小人鬪。小人必勝。在君子惟有守正以俟命而已。固不可懼禍而誤入小人之黨。亦不可恃爲君子而有與小人角勝之心。

士人要有岸然自命之氣。又有歛然若不足之心。

主靜不如主敬。敬自靜也。

良知卽性善也。陽明終日言良知。卻云無善無惡。何故。

素行難欺妻子。心事占諸夢寐。

道不過子。匪弟友。尋常日用如布帛菽粟。一日離他不得。有一種言之可聽而無裨實用者。總無關於有無。故曰。可離非道也。

今人言天理。未有不知其爲善者。性卽理也。性善又何疑。

魯齋生於金章宗大安元年。河北沒於金數代矣。後人過爲苛論。何哉。

楊慈湖靜坐返觀。時時有得。象山鼓震窗櫺。豁然有悟。皆非虛言也。人嘗瞑心靜坐。自然別有一段光景。然於應人接物。卻無實際。在深山老衲。未爲不可。我輩五倫百行。事事不同。一處疎略。便有錯誤。如此虛光景。何能得力。

溫公云。性者。人之所受於天以生者也。善與惡必兼有之。是故雖聖人不能無惡。雖愚人不能無善。其所受多少之間。則殊矣。善多而惡少者爲聖人。惡多而善少者爲愚人。善惡相半者爲中人。不學則善日消而惡日長。學焉則惡日消而善日滋。此論以學爲主。立意甚善。但云聖人亦有惡。則非也。聖人而有惡。何以云上智下愚不移乎。應云有善而無惡者。聖人也。善多而惡少者。賢人也。善惡相半者。中人也。惡多而善少者。愚人也。語方無弊。

魯齋云。人之自立。當斷於心。若實見得是。則決意爲之。不可因人言。以前卻而易其守。此爲游移者誠也。然先須明理。見得是非確然而後可。若誤以爲是而概拒人言。則是師心自用。未有不敗者。

士人服飾雖不可華美。然布衣草履亦須潔淨整飭。張子韶頭上巾幘。以疏布漬墨裏之。致墨汁流面。不太甚乎。若有意爲之。益怪矣。伊川曰。孟厚不治一室。亦何益。學不在此。假使灑掃得潔淨。莫更快人意。否。子韶以時尚嚴刻。奏言理官活幾人者。與減磨勘。意則厚矣。而制未善也。若欲刑法平恕。第擇用長厚之

人自能平反無辜。刑無濫及。若拘以定數。必有故縱以趨時者。大非法之平也。

四書五經集註。頒諸學宮。世世遵守。如一代之令甲法律。雖有智者不敢亂也。人品學術。古今如朱子者。幾人。竭一生之精力。經羣賢之參訂。始成此書。後之聖君賢相。又幾經參酌。而後用以式多士。乃人情厭舊。突爲新奇之說。鄙薄章句。視爲糟粕。甚且謂大學本無經傳。格物不必更補。即使其言果是。如國制何。生同文之世。守一王之法。奮其私智。變亂舊章。曰前者皆非。至我而正。則人人駭之矣。

從古無不讀書之聖賢。自心學之說行。而六經可廢矣。從古無不讀書之詩人。自竟陵之派盛。而空腸寡腹者。人人壇坫自命矣。

陸子之學。以究竟爲入門。

終日抄藥方而不能瘳一疾。終日寫路程而不能行一步。徒知無益也。

答賀宣三書云。六經所以治心也。傳註所以明經也。相沿不察。習爲訓詁之學。于是六經真糟粕矣。陸子一番提醒。返本歸源。自不可少。但立論太高。未免躐等。在己可以爲學。而于人難以爲教。上達以該下學。知至而后物格。工夫倒用。使後學無所持循。夏峰先生兼聽并包。彌見其大。而非有偏重姚江之意。祭文中尙宜斟酌也。

我輩於釋子。第不溺其法足矣。使其人果醞靜可喜。猶勝於對俗士。而遂以大顛之往還。爲昌黎晚年詬病。何其甚也。

屈原慟宗國之喪亂。義不苟生。此正善於處死者。而後儒每議其過當。豈以浮沈爲正義耶。于心無愧。此就明理者言之耳。若理有不明。固有應愧而不知愧者。不可謂心之所安。便無錯誤。畢竟先知後行。至於純熟。乃能合一。

朱子病革前四日。尙改誠意章集註。其虛心好學。至死不倦。而陽明以集註或問。乃中年未定之說。豈未之考耶。

李延平教人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理學家奉爲不傳之秘。胡敬齋曰。既是未發。如何看得。只存養便是。此說較有的據。

明哲保身。只是不使此身陷于不義。後人誤以儉生遠禍當之。遂爲長樂老借口。

學不可偏。偏則虛實皆有弊。偏實之弊。執而不化。其究膠固迂闊。偏虛之弊。蕩而失檢。其究恣睢放肆。惟實以立基。虛以啓悟。斯爲善學耳。

入道非一途。或以誠。或以靜。或以敬。或以窮理致和。皆學也。行之不息。久久皆能有得。所謂及其成功一也。如適長安者。齊魯秦晉。不必一途。期于必至耳。若執己爲是。概以人爲非。則隘而私矣。

近日夏峯先生之教。隨人指點。未嘗自立名目。未嘗聚徒開講。所以終身無僞學之禍。

良知卽四端。致良知卽擴而充之。其說本孟子。最爲精確。但標爲名目。無事不歸于此。所以招世俗之議。朱陸之辨。各以所見相質。正良友相成之誼。但氣漸盛。語漸尖。初意漸失。便成水火。朱子曰。各尊所聞。行

所知足矣。無望其相同。此言是也。爲人所狎與爲人所恨。皆已過也。

學者自然以朱子爲主。至于後來子靜一段議論。亦不可不知。若入手便學子靜。則茫無把柄矣。學者最怕作怪。孔子一生。平平常常。無一毫崖異。釣弋獵較。苟義理無害。不妨隨俗。邵子不服深衣。祭禮用楮錢。亦是此意。若故爲奇形怪狀。不近人情之事。以駭人耳目。非僻則奸。人若少知自愛。豈有營營逐利。甘爲商賈之行。只心有所繫。便是欲。便當極力克治。不然。恐流弊無窮。陸子好自贊。是一病。

子路大勇。在喜聞過。所謂自勝之謂勇也。

橫渠乃二程表叔。講易京邸。從者甚衆。及聞二程至。徹座輟講。曰。向所與諸君語者。皆亂道。二程深明易理。吾不及也。虛心服善。卽此可觀所學。時遂以橫渠從學于二程。伊川力辨其妄。然受益處。想亦不少。趙大洲母夢二比邱牽衣求棲。遂生大洲。及弟蒙吉。此事卽真。亦不宜載諸傳誌。蓋浮屠家好尊其教。謂吾儒之賢且貴者。皆其徒再生耳。而儒家亦每引其事以爲重。何也。

朱語有近陸者。陽明擇出以爲晚年定論。陸語亦有近朱者。但無人擇出耳。天地閉藏。亦爲來年生物之本。閉藏不深。則生意不盛。是霜雪亦所以生物也。故學成而不露。德立而自晦。經貧苦患難而不憂慮。乃大用之器。皆有以養之故耳。

學則樂。君子無處非學。故無處非樂。造次顛沛。貧富患難。皆學也。故曰。無入而不自得焉。楊慈湖。王龍溪之學。竦動一時。不轉瞬而議者蜂起。許魯齋。薛文清。愈久而人愈服。學者可以知所從矣。王三原之在明。猶宋之有溫公也。雖口不言學。而學者莫及焉。

陸學有擺脫敬字之意。不善持之。則流于無忌憚。

近世多呼迂闊者爲道學。道學而至迂闊。非善學者。本自可厭。闢道學者。詭詞苦辨。反若可喜。然可厭者。于人無害。而可喜者。流弊無窮。此卽馬伏波刻鵠畫虎之說也。

程子解格物。謂一草一木。須是察。此甚言處處留意耳。陽明幼時格竹之理。至於病。亦形容一草一木之言爲過也。程子又曰。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此爲格物正論。而讀書明理尤爲要。

孝經不以命題。故世人鮮有讀者。因思五經四書。若非考試命題之故。束諸高閣矣。今雖自幼讀之。總爲名利之階。其返諸身心者。曠世而不遇焉。教化不明。變理義爲名利。可慨也夫。求放心只是敬。

孟子開卷便極言好利之弊。已知此一事。乃千古病源。與仁義是正對頭。此關不破。雖終日言仁義。總無實用。况置仁義於不講乎。

朱子云。講論義理。只是大家商量。尋個是處。又云。義理天下之公。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正當虛心平

氣相與熟講而精究之。以歸于是。觀此則與陸子辨論本無成心。至云去短集長。不隨一邊。則未嘗不以己有所短。人者所長。折衷兩家。以求一是也。若陸子所論。則自是爲多耳。

朱子祭陸子靜文。序始異終合之故甚詳。服其降心以從善。而別紀云。聞子靜卒。歎云。可惜死一告子。何其相左也。

誅少正卯事。朱子疑爲齊魯陋儒所作。總之經傳所不載。如家語之類。亦不可盡信也。

正人用則風俗正。文體亦自正矣。今之譚治術者。動曰正文體。非探本之論也。

集註未定之先。宋人取士。以註疏爲主。而旁及諸家。如易則胡瑗、石介、歐陽修、王安石、邵雍、程頤、張載、呂大臨、楊時。書則劉敞、王安石、蘇軾、程頤、楊時、晁說之、葉夢得、吳拭、薛季宣、呂祖謙。詩則歐陽修、蘇轍、程頤、張載、呂大臨。春秋則啖助、趙匡、陸淳、孫明復、劉敞、程頤、胡安國。紛紛之說。安所適從。酌羣言而定一。是集註之功。真在萬世也。

子路喜聞過。固是喜其得聞而改。亦是喜有直諫之友。又喜人敢以過告。必已平日未嘗拒諫飾非故也。今試默自檢點。終日所行。那得無過。然不聞逆耳之言。過在友歟。抑己不能受言耶。真難以一朝安矣。士君子所至。使人人因我而樂。勿使人人因我而不樂。因我而樂。則視我如景星慶雲。因我而不樂。則視我如疾風苦雨。

五穀人人用之。終身不厭。以其味得中也。若味之稍奇者。此一人好之。彼一人未必好。一時雖好之。久亦

必厭矣。道理正如五穀，不中者必不庸也。

古不聞有避年號者。而姚元之因避開元，改名崇。明道乃宋仁宗年號，而當時竟以稱程子，俱不可解。按袁紹字本初，梁師亮字永徽，皆以本朝年號爲字，古人不拘如此。

論性是學問大源頭，然用工夫卻是逆溯之法。候到者自明辨之，太早無益實事。故夫子之言，不可得而聞也。

憎我者禍，讎我者死，皆當生悲憫心。有一毫慶幸之意，便於心術有傷。

觀心廣體胖及晬面盎背語，知養生乃學問之餘事。破得利字，方能入門。破得驕字，方能深造。縱然惡積終身，一悔便是回頭。莫謂功成九仞，一驕便可墮地。

耕問奴，織問婢，但擇能耕織之奴婢，付之委任而責成功，不必條分縷晰。一一爲之告誡曰：如何耕，如何織也。朝廷之用人亦如是。

張果中致書夏峯，謂先生不宜時時與士大夫相見，其說甚正。然而惟先生無妨也。先生道統在身，以教爲任，雖冠蓋踵接于門，而澄之不清，撓之不濁，愈見其大耳。愚嘗謂先生如滄海，無所不包涵。我輩學人第如池魚盆草，若一清徹底，尚可把玩，稍雜泥滓，便難位置。蓋教之與學，相去遠也。

聖學天，天地自然之理，日在目前，但人不潛心耳。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正是明明指人以學天。若此處略過，雖終日諄諄訓戒，亦自不悟。欲無言者，所以深于教也。

易卜筮之書也。有疑則占。乃占此一事之理應如何耳。占是非。非占吉凶。而吉凶卽在是非之中也。橫渠拈一禮字爲教。極爲穩當。禮者兼內外而言。卽孔子之不踰矩也。彼徒言心學者。其流弊至於畸言詭行。以駭世俗。禮教蕩然。豈小失哉。

楊慈湖其言狂肆而不知所定。且極詆程子爲未明道。謂洗心正心非孔子之言。存心存神孟子乃誤認。此皆心學流弊之言也。而後人公然列之理學。何哉。

一國有一國元氣。一家有一家元氣。一身有一身元氣。元氣者。生氣也。能養生氣。則日趨于盛矣。無事作有事時警惕。有事如無事時鎮定。夏峯云。無事不可生事。有事不可怕事。至言也。

陽明云。發憤忘食。是聖人之志如此。樂以忘憂。聖人之道如此。恐不必云得不得也。夏峯云。聖人原無不得之時。愚按周公其有不合者。正是聖人之不得。幸而得之。方是聖人之得。似不必諱言不得也。

君子終身是樂。雖貧賤患難時。中有自得。畢竟憂他不倒。小人終身是憂。縱富貴已極後。患得患失。究竟樂亦非真。

程子見人有訾議先輩者。輒叱曰。且學他長處。此真長者之言。然辨論是非。與吹毛索瘢者。心術迥自不同。古人瑕瑜本不相掩。我雖素所服膺。豈可曲爲附和。反復辨論。期當於理。若有意定將古人說壞。則刻矣。

陽明云。聖人心如明鏡。只是一個明。則隨感而應。無物不照。然學者須要有明的工夫。此論本未完全。今

之學者。但致詳於所謂工夫。而一旦豁然。即明也。照物之能。俟其自至而已。

好名者。只是勉強暫時。久之必然敗露。只能粉飾外面。背地便不及持。故先輩謂與好利者相去不遠。蓋沽名亦以爲利也。

求靜是初學收心之法。若只在靜上用工。久之習成驕惰。遇事便不可耐。孟子四十不動心。正是從人情物理是非毀譽中磨鍊出來。到得無動非靜。乃真靜矣。

顏子簞食瓢飲。子路衣敝緼袍。聖門皆爲學問之驗。故取安飽無求。而惡夫惡衣惡食爲恥。看得衣食二項。原非小事。世人營營終日。大概爲此。若此處澹得去。纔可一心向道。

語云。改過貴勇。既知有過。便當斬鋼截鐵。翻然改圖。尙恐過根潛伏。見獵心喜。陸子答傅子淵過則速改之語。以爲微傷輕易。當慮其未能速改耳。非謂改過之忌速也。

縱是道成德立。小人終不可近。若自謂把柄在我。不妨兼舉竝包。必暗受其損而不覺。

古人云。擇禍莫若輕。愚謂擇福亦莫若輕。功名富貴無一件是我應得。故官寧居卑。財勿苟得。稍有遭際。常覺踰分。不安若已得。視爲固然。未得者。日夕懸望。事事必欲勝人。則鑽營謀算。終身無息肩之日。而造物所忌。禍敗隨之矣。一部律是四書五經註解。

師道不立。最是末世之患。春秋若無孔子。三千弟子其能自立者幾人哉。道之不明。前代容有異端駁雜。今并無此患。天下聰明才智之士。都被聲色貨利誘去。間有口中說道理者。究其心事依舊在聲色貨利。

上。所以此道全然高闊。教化不興。真不知所底止。

人遇逆境。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固是見識超卓。然君子用以力學。借困衡爲砥礪。不但順受而已。創業垂統。爲其可繼。後世子孫賢不肖。難以預必。能繼與不能繼。是有命焉。君子行事。只斤斤在道理中。盡其在我而已。卽不必念及子孫。亦應如此。乃身無貽謀之善。而責望後人。或預爲意外之防。而多方設備。何其愚也。

治家之道。正身率下。威嚴爲主。易云。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言家長嚴正。則卑幼守法。懍然如治一國。嘻嘻終吝。不必有甚大惡。只一家嘻嘻。便是必敗之道。試想嘻嘻二字。是何規矩。是何氣象。

秦觀、李廌皆風流文士。當時所謂吳門四君子中二人也。朱子斥其浮誕佻輕。士類不齒。蓋亦憎蘇氏而波及之。然少年才雋之士。早常納諸繩墨。若風流自喜。其不陷于浮薄者寡矣。

智而多財。則損其智。愚而多財。則益其愚。是以財遺子孫者。皆所以害之也。嗚呼。自古及今。知之者幾人哉。

爲善得福。爲惡得禍。非鬼神因其善惡而報之。以禍福。蓋善者日趨于福之事。惡者日趨于禍之事。皆理所自致也。故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伊尹不遇成湯。終身莘野。孔明不遇昭烈。終身南陽。彼亟亟求自表見者。其事業概可知矣。知仁勇皆從敬出。

大概君子方嚴處多。至圓融變化。是德之成也。起處便學圓融不得。

經書所載。皆古人親身經歷之事。留示後人。如前人行過底路程。向人一一指點。免得東求西問。若一概不省。任意自行。未有不錯者。縱使尋著正路。亦大費力。

凡事惟適中者可久。

好學則老而不衰。可免好得之患。

學而不思則罔。章句之弊也。思而不學則殆。心學之弊也。知此則朱陸門人。無事相譏矣。

吳草廬云。三十前好用工。此追悔少年虛度之言。凡人道念多在中年以後。然而精力漸衰。不及少年之果銳。故立志不可不早。非謂暮年可寬也。

士大夫講學。只是隨事省察。隨人指點。若自標門戶。自立黨羽。附之者愈多。則嫉之者益甚。姚江之謗。至于掩功。東林復社之禍。與國俱盡。嗚呼。豈盡小人之過哉。

好勝者必敗。恃壯者易疾。漁利者害多。驚名者毀至。

纔有過舉。禍患隨至。是天愛之也。若縱其所爲。如無天道然者。後來爲禍必烈。故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

古來大儒皆簡易率真。凡好爲崖岸者。學未至也。古人一長足錄。遂可不朽。試觀柴愚。參魯。師辟。由嘜。何嘗不是聖門高弟。瑕瑜不掩。愈見其真。今之爲誌傳者。必備極美好。人并其真者。疑之矣。

怒時光景難看。一發遂不可制。既過思之。殊亦不必。故制怒者。當涵養于未怒之先。七情惟怒難制。惟慾最深。理明則無此弊。

同藝相妒。百工皆然。而士大夫爲尤甚。名將成有物敗之。亦天道然也。士君子所可恃者。惟自處于無過耳。

經爲經。史爲緯。經如醫論。史如醫案。論以明病之源。案以驗藥之效。儒者必貫串經史。方爲有用之學。其餘他書皆緩也。

論語古今至文也。多不過數語。少或數字。而蘊義無窮。當時必出自孔聖手筆。而門人裒集成書者。非他人可代也。

責人者必自恕。

只常常看得自己。有不是處。學問便有進無退。

顏子陋巷之樂。從四勿來。

顏子在聖門。最爲天資高邁。然觀所記無伐善。無施勞。不遷怒。不貳過。擇乎中庸。得一善。拳拳服膺。有不舍。未嘗不知。知未嘗復行諸語。一味下學攻苦。并無一毫凌駕涉略之意。則後之爲學可知矣。

昔人有仕而林居者。其一閉戶。不與外事。其一邑中利害必爭焉。孰是曰。皆是也。閉戶者介。爭利害者公。各成其志焉。若夫公事緘口。私事攘臂。則無爲貴士大夫矣。

處難事如理亂絲。耐心緩圖。自有入路。急則愈結。所傷必多。

皇甫謐高士傳。大概是貧而能樂者。故世無持籌之高士。無逐羶之高士。無攢眉蹙額之高士。人亦可以自考矣。

有刻寒山拾得問答一條曰。有人欺我害我。當何以待之。曰。只是忍他。讓他。多過幾年看他。愚謂末語有幸。其災禍意。非有道之言。君子于小人。悲憫之而已。俟其久而自報。是假手于鬼神也。君子豈其然。老來益當奮志。志爲氣之帥。有志則氣不衰。故不覺其老。

凡弈碁與勝己者對。則日進。與不如己者對。則日退。取友之道亦然。

呂仲木楠學行篤實。師道尊嚴。如久任以祭酒。成就人才必多。故祭酒一官。不徒以多才能文章者爲之。顧端文憲成講學東林。因李道甫三才事致書都下。風波大起。尙是文人名士舉動。林居者以默爲正。孔廟從祀。以德則不勝祀。徒以著述。則馬融。揚雄。有汗顏矣。必也德而有功於經學。如程朱焉。不然寧慎也。



省 心 短 語

申 涵 煜 述

本館據畿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省心短語

清 永年申涵煜述

江邦申曰。正到熱鬧。不嫌忽住。

王台山云。舉世惟一眞字難得。

江邦申曰。小臣不爲惡卽是善。大臣不爲善便是惡。

又云。爲善者常受福。爲利者常受禍。心安爲福。心勞爲禍。

珊瑚林云。處世間事。衆人皆見得非。而我獨見得是。亦須緩緩調停。不可直遂。

晁氏客語永叔曰。凡處事但自家踏得田地穩。一任閒言語。

無以嗜欲殺身。無以貨財殺子孫。無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此唐人語也。

四忌銘。著書忌早。處事忌擾。立朝忌巧。居室忌好。作四忌銘。以致吾老。

凡人傷巧。則可悔之事多。傷拙。則可悔之事少。

經鉅堂雜誌云。世間不如意事。達人但有料理。更不添此煩惱。

又云。古人窮愁中念一命字。百障皆空。

陳眉公曰。安分卽是安命。做人卽是做官。

繆伯聲云。事涉刻薄者。卽所持甚正。亦不可自我開端。

路文貞公曰。慈母之笞子也。母心之痛甚於子心。知此然後可以用刑。

又云。人有毀我誚我者。改之固益其德。安之亦養其量。

又云。骨肉間計不得是非。纔覺著我的是。便就不是。

施尙白云。不見己過。便絕聖賢之路。喜談人過。便傷天地之和。

林和靖云。不自重者致辱。不自畏者招禍。

張君平曰。嫉惡心不可不明。嫉惡語不可不忌。

又云。有可著力。當盡人事。不可概諉於天。無可奈何。只須安命。不可枉費其力。

又云。稱人之善。雖有過情。不傷厚道。攻人之短。卽有實據。終屬澆風。

文景園集錄云。守儉則常足。安貧則常閒。

成我存悅心錄云。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

又云。覺人詐而不形於言。有餘味。

又云。輕言輕動之人。不可以與深計。

又云。不耐煩。幹不得事。不忍氣。做不得人。

又云。言行擬之古人。則德進。功名付之天命。則心閒。報應念及子孫。則事平。受享慮及疾病。則用儉。

又云。凡與人言。卽當思其事之可否。可則諾。不可則無諾。

又云。富貴家宜學寬。聰明人宜學厚。

楊舜原曰。見在之福。積自祖宗者。不可不惜。將來之福。貽於孫子者。不可不培。

耿先生云。人之精神。不可無所寄。

朱國禎云。病中必有悔悟處。病起莫教忘了。

又云。未有愛人而不自愛者。此人心也。未有害人而不自害者。此天理也。

鳧盟云。人亦不可閒慣。閒慣。則些小事。便不可耐。

魏環極云。去一分奢華。便少一分罪過。省一分經營。便多一分道義。

范仲闇曰。天下事。率壞於強作解事。

魏聖期曰。爲惡輒敗。是天地待我厚處。

徐明甫曰。盡其在我。便是造命手段。

又云。已過事。勿留心。未來事。勿妄想。方是真受用。

又云。家事有便有做。無便無作。

朱子云。事至於過當。便是僞。

嚴子上曰。讀書亦是度苦厄法。

徐明甫曰。行事常思退一步。

杜子美曰。忍過事堪喜。

人子不孝。祇是覺得父母有不是處。

徐山琢曰。盛喜盛怒。切不可發議論。即使用心矜持。終有語病。

張無垢曰。當官臨事。切戒躁急。躁急。則先自處於不暇。何暇治事。

文清語錄曰。小人不可與盡言。

事到七八分。即已有無窮妙處。

人生嘗有小不如意。便是福。

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爲取禍。陸遜

國家之所以存亡。在道德之淺深。不在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在風俗之厚薄。不在富與貧。

人君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元氣猶存。則阡羸而無害。若其已耗。即壯盛而亦危。

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試之效。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

人自無辭。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積勞而後遷。則人各安分。今開驟進之門。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得

者不肯以僥倖自名。不得者皆以沈淪爲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亦何所不至也。

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

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

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死節之臣。苟平居尙不能一言。則臨難豈望其仗節。以上俱蘇軾

適於耳目之娛而爲心腹之害者。柔從悅順也。雖芟夷之而常患其有餘。忤於一日之意而爲百世之利者。剛方讜直也。雖長養之而常患其不足。

人君所以運動天下。役使四夷。道有餘者。不假於富。德不足者。須富行之。

天下技巧華靡之玩。未有不始於京師。欲治四方。先治京師。

今士無守道自重之節。人有黷躁不恥之求。漬漸成俗。恬不爲怪。欲使士知自重。人蹈廉恥。凡潛德獨行。不求聞達之君子。而使之常在於必顯。仰希俯合。昧於寵榮之人。而使之常至於不用。矯正其弊。而士節變矣。

法制數變。國家之大患。

萬鈞之鼎。天下之至重矣。而孟賁、烏獲攜之奔走。踰越險阻。若踐平地。此無他。其力足也。使他人負之而趨。不獨折絕筋骨。又將墮器敗餽。而不可救矣。今天下大器也。苟不得大才而委畀之。則愈益亂而無補於治。

言切直而不用。則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苟求所以明道。又避於危身。此勢之不可并者也。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苟求所以由道。又希於必合。此理之不可兼者也。以上俱孔文舉

里巷之譚。動以古爲詬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敢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人成法反可違耶。許衡

爲政者待所見而施惠。則國之受惠者少矣。管仲

自古聖帝無過唐虞。然皆勞於求賢。佚於任使。惟經國大事。宜出裁斷。自餘細務。責成所司。柳瑛君人者。惟生殺之柄不假人。自餘皆歸之有司。若以丞簿之事而爲之發敕。則天下之事幾敕可盡乎。狄

仁傑

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難矣。杜黃裳爲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止奇巧。末作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盡歸於農。管仲良工不勞其智巧以爲玩好。

雕文鏤刻。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饑之本也。女工傷。寒之原也。饑寒並至而能不爲奸邪者。無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佚者。未之有也。

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

古者必有命。乃得衣繒絲而乘車馬。故其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仁義功德。則無所用其餘財侈物。故其

人皆興仁義而賤財利。

襄君愛父。不在於聚財。揚名顯親。無取於車馬。王符

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爲也。矜僞以惑世。伉行以違衆。聖人不以爲民俗。劉安

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鐵不可以爲舟。木不可以爲釜。各用之於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卽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

凡將舉事。必先平意清神。清神意平。物乃可正。

水擊則波興。氣亂則智昏。

強哭者雖病不哀。強親者雖笑不和。情發於中。而聲應於外。故釐負羈之壺餐。愈於晉獻公之垂棘。趙宣

孟之束脯。賢於智伯之大鐘。

民有餘卽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

務進者趨前而不顧後。榮貴者矜己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賑貧。貞士孤而不恤。賢者戾而不存。朱穆

首雖尊高。必資手足以成體。君雖明哲。必資股肱以致理。魏徵

君舟也。人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孫卿子

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

邊塵暫起。不足爲憂。中土不安。此爲大事。狄仁傑

國多私勇者其兵弱。吏多私智者其法亂。民多私利者其國貧。

經本不祥。實爲身殃。賈誼

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過乎仁。不失爲君子。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義。則流入於忍人。故仁可過。義不可過。蘇軾

名器重。則斗升之祿足以鼓舞豪傑。名器濫。則雖日拜卿相而人不勸。郝天挺
名實相待而成。形影相應而立。

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而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韓非

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管仲
智者善謀。不如當時。

事當論是非。不當問難易。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更難於今日。范鎮

人心猶印板。板本不差。摹千萬本皆不差。本旣差矣。印之於紙。無不差者。許衡

言之太甘。其中必苦。晉申生

背父親人。人必不親。

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

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爲觀聽所譏。陰興

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第五倫

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崖駟

愛子不教。猶飢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何敞

至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翟醕

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審功安固之道哉。皇甫規

事雖至細。繫體則多。

事禁太甚。過於迫切。更生他變。韓偓

父子至親。失禮患生。何況異姓。王嘉

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諺語

小人寵過則生姦。齊澣

爲政有體。上下不可相侵。楊顥

天命他人可言。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李泌

欲知宰相能否。但視天下安危。董晉

理亂之本。非有他術。順人則理。違人則亂。韋處厚

士當未達。見當世之務戾於理者。則快快於心。及列於位。得以獻可替否。當盡其所蘊。宋太宗

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司馬光

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治道所宜先。李沆

佞言似忠。奸言似信。

大臣事君。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有密啓者。非讒卽佞。李沆

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李沆

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范仲淹

吾無過人者。但生平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司馬光

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減一事。楚材

賤不謀貴。外不謀內。疏不謀親。李克

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爲。李克

高尚之士。不以名位爲光寵。忠正之士。不以窮達易志操。錢若水

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

小人雖小過。當力遏而絕之。君子不幸註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趙抃

因言固可以知人。輕聽亦至於失人。是故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其無壅。擇之不厭其審。審則庶幾其

無誤。黃治

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黃治

耳聞不如目見。目見不如足踐。足踐不如手辦。魏文侯

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魏文侯

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左雄

數易長吏。公私費耗皆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黃霸

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龔遂

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苟清其源。何憂不治。陸象先

志不求易。事不避難。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虞詡

得柔之道者爲循吏。失剛之理者爲酷吏。權德輿

天下似是而非。失之多矣。剛似酷。弱似仁。要在辨之不惑而已。權德輿

時事浸衰。皆由士夫貪名位所致。柳玭

君子欲有爲於天下。莫重乎始進。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況以不正進乎。蘇軾

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樂毅

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樂毅

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

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所不出。樂毅

君子絕交。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

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公山不狃

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甯僭無濫。令尹子木

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呂祖儉

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己效。公不言己能。張詠

未嘗濫誅。誅一小臣。則大臣及之。未嘗濫賞。賞一佞人。則大佞及之。

父母之愛子。則必爲之計深遠。左師觸轡

揚湯止沸。莫若去薪。

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尙不可面斥其過。況萬乘乎。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但不彰君之過。所以爲優耳。劉殷

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枚乘

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枚乘

明者遠見於未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司馬相如

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萬舉萬全。伍被

智者順以成德。愚者逆以取害。惲明

孔子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不可以假人者。亦不可假於人。無益於實。有損於名。鄭興

良藥苦口。惟疾者能甘之。忠言逆耳。惟達者能受之。諸葛恪

傷化毀俗者。雖親雖貴。必疏而遠之。清公貞脩者。雖微雖賤。必親而近之。劉波

寵愛之心。人則不免。去其太甚。閑之以禮節。適則可矣。柳澤

人主莫不好忠直而惡佞邪。然忠正者常疏。佞邪者常親。以至於覆國危身而不悟。何哉。忠正多忤意。佞

邪多順旨。積忤生憎。積順生愛。此親疏之所以分也。誠能愛其忤以收忠賢。惡其順以去佞邪。則治平

之業將何遠哉。楊相如

小過不察。則無煩苛。大罪不漏。則止奸逆。使簡而難犯。寬而能制。楊相如

天所視聽。皆因於人。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未之有也。陸贄

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陸贄

國家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若奸邪共濟爲內患。乃深可懼。宋綬

臨事貴守。當機貴斷。兆謀貴密。能守。則奸無由移。能斷。則邪無由惑。能密。則事無由變。宋綬

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李綱

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國家之大患。叔向

冰炭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者。以其有實也。褚瓘

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痞隔，不可以爲人。公論湮鬱，不可以爲國。眞德秀

善惡之習，朝夕漸染，易以移人。孫伏伽

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褚遂良

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召公

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士季

論事常問理之是非，豈計事之大小？故唐虞之際，主聖臣賢，而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重

也。如此。陸贄

知人者主道，知事者臣道。主能任人，臣能任事，而天下治。

弓矢調和，而後求其中焉。馬慤愿順，然後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智能焉。不忠信厚重而多智能，譬猶豺狼不可以身近也。

任力者勞，任人者逸。宓子賤

智足以爲源泉，行足以爲表儀，問焉則應，求焉則得，入人之家，足以重人之家，入人之國，足以重人之國。

是之謂師。賈誼

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

智者棄短取士，以致其功。王符

和羹之美。在於合異。上下之益。在能相濟。夏侯元

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奸僞。和洽

天下之人。材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

黎元之命。繫於長吏。惟取年勞。不問賢否。義均鴈行。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以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

薛叡

徇己之心切。則至公之理乖。貪仕之性彰。則廉潔之風薄。薛登



日 錄 裏 言

魏 禧 著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日錄裏言

清甯都魏禧凝叔著

事後論人。局外論人。是學者大病。事後論人。每將智人說得極愚。局外論人。每將難事說得極易。二者皆從不忠不恕生出。

論小人以心者。所以防閑小人之法。論君子以事者。所以造就君子之方。輕信人不必多疑。而多疑人每易輕信。

術字亦有不可少處。但必不得已而後用。專意利人而用。謂之聖賢。可不必用而用。專意利己而用。謂之姦雄。

讀古人書。與賢人交遊。最不可苟爲同。又不可苟爲異。二者之失。總是胸無定力。學問中便有時勢趨附。非諂卽矯耳。

嘲戲人自是惡事。尤不可入一二莊語。入莊語則戲者皆真。每令人恨。若規人過失。不可入一二戲語。入戲語則真者皆戲。每令人玩。失規人之旨矣。

交友者。識人不可不真。疑心不可不去。小嫌不可不略。

人於橫逆來時。憤怒如火。忽一思及自己原有不是。不覺怒情燥火。渙然冰消。乃知自反二字。真是省事。養氣討便宜。求快樂最上法門。切莫認作道學家虛籠頭語看過。

罵語謔語。須有分寸。不但不中怨恨。亦是自處忠厚之道。平日謹言。一放肆便刺手。可見天地愛我。

每思少病人。一病便重。

謂門人曰。汝于我言行。心中不然處。便須直說。必有一人受益。如汝說得是。則汝益了我。說得不是。則我又益了汝。

人孰無過。只要所過當。朋友面罵得的。不可是朋友背地方說得的。

朋友除傷倫敗化外。不可十分責他。不可一分薄他。我有薄他之意。則誠意已衰。雖有正言。不能感人。且易招怨。

遇疾惡太嚴之人。不可輕易在他前道人短處。此便是澆油入火。其害與助惡一般。

料事者。先料人。若不知其人才智高下。只在事上去料。雖情勢極確。究竟不中。故能料愚者。不能料知。能料知者。并不能料愚。

作大事人。要三資具備。曰識。曰才。曰力。無識不足料變。無力不足持久。無才不足御勢。或曰。子億而多中。可謂識乎。曰。凡利害是非。畫然處不難辨。難在兩端俱是處辨得出。且所謂億而中者。費幾許躊躇。若利害爭呼吸閒。安能得耶。故識字。尤其是第一緊要。或曰。識可造乎。曰。可。造識之道有三。曰見聞。曰揣摩。曰閱歷。見聞者。讀古人書。聽老成人語。及博聞四方之故是也。譬如剪花。花樣多。剪得快。譬如醫藥。藥

方多。醫得穩。揣摩者。無是事。不妨作未然之想。事已往。不妨作更端之慮。在己者。擬而後言。議而後動。是也。在人者。不徇古今是非利害之迹。必實推求其所以然。使洞然于前後中邊之理。或事已是而有。更是有未盡。是有竟非是者。或事已非而有更非。有未盡非。有竟非非者是也。閱歷者。所謂局外之人。不知局內之事。局內之人。不知局中之情是也。天下事變。不特無常法可守。并有非常理可推。故見聞揣摩之功五。閱歷之功十。

凡不能儉于己者。必妄取于人。當省而不省者。必至當用而不用。

施恩之道有二。一曰施恩使己可繼。常人喜于見恩。盡情施去。不計後日不給。恩衰成怨者有之。然不可執可繼一語。作成出納之吝。如果大處急處。不求可繼可也。一曰施恩使人可勸。常人輕于用恩。或多寡不中節。或緩急不中時。或輕重不中人。故財竭而人不蒙利。賞數而人不見榮。然不可因可勸一語。作成好行小慧。或抑人以揚己。或巧施以望報。則人心不平。天道亦忌之矣。

毋毀衆人之名。以成一己之善。毋役天下之理。以護一己之過。人作便宜事。順意無礙。便愁禍來。若一作喫虧。就是天地愛我。蓋我原薄福。又爲斯世便宜之事。如何消受得起。

人最不可輕易疑人。今如悞打罵人。人可回手回口。若悞疑人。則此人一舉一動。我有十分揣摩。他無一毫警覺。終身冤誣。那得伸時。此逆億之所以爲薄道也。

人作事。極不可迂滯。不可反覆。不可煩碎。代人作事。又極要耐得迂滯。耐得反覆。耐得煩碎。

當事來。要辨得是非利害四字。是非有時朦朧。須要一箇透。利害最難逆料。且辨一箇穩。然我輩立身。利害要看得輕。是非要看得重。又曰。利害之權在天。是非之柄在己。利害是或然的。是非是畫然的。利害不明。累在一時。是非不明。累在萬世。又曰。辨是非利害。又要識得大小輕重緩急六字。

予少時嚴于疾惡。見凶惡小人。必思驅除。雖怨尤叢身。自信理當如此。不知除殘去暴。在得志乘權人。便當任爲己事。若伏處貧賤。快逞里閭。終是少年喜事之習未除。

患難危亂時。處賤役輩。極須得體。恩意不妨過周。詞色不可過降。恩意不周。則彼有畔心。詞色過降。彼將陰窺吾怯。欲以搖制其命。不然。亦驕悍難使矣。

人能無故學喫虧。無故習勞苦。無故澹嗜欲。皆是求福弭災之道。

人以涉世爲涉世。故委曲周旋。輒生厭苦。不知涉世處。卽是自己作學問處。如涉世要周詳。學問中原不可疏略。要謹慎。學問中原不可放肆。要謙和。學問中原不可疏傲。若能體認涉世。便是學問。則自不見世情可厭惡處。卽日在委曲。旋中。亦不覺煩勞矣。

凡人皆不可侮。無用人尤不可侮。

處世當務詳慎。不可盡興燥脾。凡飲食舉動言語筆墨。一盡興便放肆。一燥脾便刻薄。其始無害人之心。而其事必至于害人。初若不至殺身。終至殺身而有餘也。

天下無不矯情賢者。無不近情聖人。然不曾矯情。未易便說近情二字。

於財利見常人。於患難見豪傑。於安樂見聖賢。

毋謂己今日已爲君子。毋寬己他日徐爲君子。則己必可爲君子矣。毋量人他日不能爲君子。毋責人今日即當爲君子。則人必可爲君子矣。

聽人說事理。即我所已知。只當靜聽。不可攙口。若接了去說。總是要顯己長。妒心名心。一併發出耳。

凡人言及害人非理事。我雖不與謀。若從旁附和一句。便自有罪。故處此有三道。以至誠感悟之上也。去其太甚。次也。漠然不置。是非于其閒。又其次也。

讀書聽言。當自省者四。不虛心。便如水沃石。一毫進入不得。不開悟。便如膠柱鼓瑟。一毫轉動不得。不體認。便如電光照物。一毫把捉不得。不躬行。便如水行得車。陸行得舟。一毫受用不得。

有過不令人知。是大惡事。然有過輒自表白。又未免因不諱過三字。把改過工夫。鬆了一分。無人處易肆。有人處易僞。舉步動念。尤易犯此。

凡刑殺之事。仁者見之。愈生其仁。忍者見之。愈生其忍。故君子遠庖廚。亦恐有習慣成自然意在。善利己者。不損人。善報讎者。必種德。

居山須鍊得出門人情。出游須留得還山面目。

以布施作功德者。齋僧不如濟貧。濟貧不如建橋。修路。設渡。施茶諸普濟事。行普濟事。又不如不妄取人。

財。

放生不如持齋。持齋不如戒殺。戒殺又不如不行害人事。

美食不如美衣。美衣不如美室。美室不如贈人。贈交游聲華之人。不如贈親戚故舊。贈親戚故舊。不如濟疾苦顛連者。濟疾苦顛連者。不如奉親。

施冢不如施棺。施棺不如施藥。施藥不如周濟教導。使其不飢寒暑溼。以至于病。大抵先事之功無形。人不見其可感。故人鮮爲之。是故施恩者。不必冀可見之功。受恩者。必當思不見之德。

己所有者。可以望人。而不敢責人也。己所無者。可以規人。而不敢怒人也。故恕者推己以及人。不執己以量人。

殺人取貨。弑父與君。只是有我之私。到極處而已。彭中叔曰。無我之極。至于爲聖人而有餘。有我之極。至于爲盜賊而不足。

我所不能者。不敢以責人。人所必不能者。不敢以強人。

最忌于衆中稱說己長。及述他人如何贊譽于己。偶或引及。詞色愈要謙謹。若稍爾飛揚。跡涉誇誕。便令旁觀不雅。卽稱述祖父功德。亦須與稱述他人不同。

與季弟論用財。至親骨肉。及一體朋友處。不敢施鄙吝。并不敢施慷慨。卻莫作稱物平施道理看。與常人共財。當自損以讓人。與賢人共財。均平而已。此方是忠厚盡處。

君子得小人之術。則不可制。小人得君子之道。亦不可制。教人者。甚不可不使君子知小人之術。而慎無使小人通君子之道也。

責備賢者。須全得愛惜裁成之意。若于君子身上。一味吹毛求疵。則爲小人者。反極便宜。而世且以賢者爲戒矣。若當君子道消之時。尤宜深恕曲成。以養孤陽之氣。

與季弟論兄弟朋友。如何方是至處。設或一事悞我性命。死而不怨。一事救我性命。生亦不感。辟之自己失脚墮水。被人救活。雖自悔不謹。卻決無怨薄自己之意。與未墮水之前。只是一樣。有人推我下水。自己極力扒得登岸。雖自幸再生。卻決無感激自己之意。與未救活之前。只是一樣。如此乃真謂一體。方是兄弟朋友。到第一至處也。

既識得此人。真是君子。一路與之定交。無論不可以嫌疑小節。遽生疏薄。即令行己有真不是處。待我有真非理處。亦止當責其一事。而惜其生平。辟如脚上忽患惡瘡。但當醫瘡。不當嫌脚。蓋世道愈下。君子愈少。吾輩當如貧家惜財。不得不愛護保全也。

世上無有不宜讀書之人。賢者固益其賢。下愚讀之。縱不能益。決不至損。或謂人有讀破萬卷。不辨一事者。此讀書無用處也。余謂此人脫令不讀書。遂能辨事否。然有兩種人。卻不可讀書。一種機巧之人。原有小慧。又參以古人智術。則機械變詐。百出不窮。不至害人殺身不止。一種剛愎之人。既自以爲是。加之學問充足。則驕滿之心。漫天塞地。必至一言不受。一非不改。即不殺身。亦成絕物。終身無長進日子。

矣。

古今以婦人釀成父子兄弟朋友鄉鄰之釁者。不一而足。總以婦人之性。專一自是非人。其言偏屬有情有理。聽言者。又每是己婦而非人婦。雖賢智亦陰移而不覺。故不聽婦言。自是難事。然試一平心推勘。婦人與人爭詬。百十次中。只有怨人責人。曾有一次肯說自己不是。向人謝過否。然則世上婦人。盡是無過聖人也。平勘到此。其言自有不可聽處。且不必細細推論一事一語。曲直所在。

聰明人最有好議論。然不如老成閱歷之人。議論更精。說得便行得也。嘗聽閱歷極平常語。細思之。字字穩當有深味。或于他日他事。乃悟其言之妙。

今之學者。必闢禪以崇儒。其實世無真禪。那能害儒。欲正人心者。但當自謹義利之辨。闢禪非今日急務也。

人處財一分。定要十厘。便是刻。與人事一語。定要相報。便是刻。治罪應十杖。定一杖不饒。便是刻。處親屬道理上。定要論曲直。便是刻。刻者不留有餘之謂。過此則惡矣。或問親屬如何不論曲直。曰。若必論曲直。便與路人等耳。

凡性情煩瑣刻急猜察者。最能驅忠信之人爲欺詐。蓋不相欺詐。則人無以容身也。至偶得人欺己事。便詫爲奇怪。不勝忿怒。又自矜明智難欺。不知滿前之人。平常之事。已日日在人欺詐中矣。能知足者。天不能貧。能無求者。天不能賤。能外形骸者。天不能病。能不貪生者。天不能死。能隨遇而安者。

天不能困。能造就人才者。天不能孤。能以身任天下後世者。天不能絕。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四他其及語佩琚瓊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宓平朱

發行人

王長沙南正路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本書校對者 潘同曾 董雲霆 褚志政)



G 一四六二上

